朝野會通

十二

肅宗紀 二

伊6
2259
12

リ6 2259 12

尹東五代之祖

己巳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四

肅宗紀

十五年正月九日領議政金壽興吏判南龍翼戶判柳尚運兵判尹趾完工判沈梓大諫崔奎瑞持平李彥紀修撰睦林一引見時上曰國本未定民心靡係即今莫大之計不在於他若其遲回觀望敢有他議者納官退去可也南龍翼曰王子乃生臣民慶幸而定號之舉亦涉大遽內殿春秋方盛前頭之事有不可知今此舉措豈不太急乎定國本之舉甚為重大博詢講定未為不可若決定於倉卒之間則臣知其不可殿下以退為教臣則退矣柳尚運曰若無正宮斯男之慶則國本當自定矣豈在今日名號之定不定乎崔奎瑞曰方今聖上春秋鼎盛王子誕生亦才數月名號之定何若是汲汲

乎既是大事當從容訪議乃以官爵先為脅制臣下至有退
去之教待羣下可謂太薄前頭正宮若無螽斯之慶則天意
人心自有所歸名號之定不定非所可論臣之妄意差遲數
年從容更議似合事宜第觀望之教殿下未免失言矣諸臣
皆以太早為言惟沈梓睦林一只以博詢為言上曰宗社大
計不在多言定名號舉行事分付○十五日幼學柳緯漢疏略
曰今日人事之失莫大於不早定建本之計也羣臣無一人
效忠者何幸天誘聖衷亟定元子之號以立萬世之基然臣
過慮猶有所未敢釋然者首相劄奏只稱高禖之慶迄無一
言半辭及於建本之意暨乎今日睿斷既決而咫尺天顏猶
不能將愼草草數語僅能塞責或以汲汲之言顯有持難之
意噫嘻此何為者無乃平素之所蘊蓄者然耶雖緣殿下震

之以威退而嘿嘿其不心悅誠服盖可見矣時異則事異事
異則勢變殿下雖已自斷於宸衷羣臣之心猶尚如此此豈
非時異而事變者乎臣愚以為名之以元子不若直封為世
子伏乞殿下亟斷而勿疑速加封號選置師保使一國之人
皆知殿下之有嗣子則磐石鞏固自此基矣仍請權大運權
瑎李沃等放釋承旨李彥綱等請對陳其熒惑天聽據禍朝
廷之罪特命絕島南海遠竄○十六日封王子為元子十七日昭儀
張氏為禧嬪告廟頒赦○二月奉朝賀宋時烈上疏畧曰昔
宋神宗年二十八乃生哲宗其母乃後宮朱氏也張橫渠聞
而喜甚程子美其公忠而朱子呂東萊表章於寒家之編矣
夫張程朱呂之前後之一揆者為宗社純乎天理之正也既
曰理則今日人心亦豈有異同哉今日諸臣有位號太早之

說蓋哲宗下歲尚在藩王之位至於神宗有疾而始冊爲太子時有嘉岐二王之擾逼而如此優遊者以帝王大舉措常責於于〻也況今日無有擾逼之憂今日諸臣有王后有慶之說者爲先事周詳之慮也此與中宗朝彥浩說相似而彼邪而此正彼則欲沮慎氏之復而巧爲之說以基己卯之禍此則爲宗社有或然之慮也今若持彼說以攻此說謬矣昔年許穆進國本未定之言故相臣鄭太和進言曰元子誕生之辰即國本已定之日由是其言不售矣後賊鎬等并緣穆言潛挑禍機竟逐金壽恒等而逆堅之謀益肆矣今聖明雖痛斥讒人而安知不有繼此而求逞者乎聖明在上自無其憂而讒人種子安知不起於千萬歲之後乎伏望殿下以程張朱呂之心爲今日諸臣之心以正宮或然之說爲異於己

卯基禍之心則宗社幸甚備忘記儲嗣已建分義大定之後宋時烈以儒林領袖乃敢以早定國本顯有不滿之意引喻放肆則柳緯漢疏中不悅服云者不是異說也政院知悉是夜上御熙政堂入直政院玉堂引見上曰宋時烈疏有未曉处欲問之名號已定之後乃引宋哲宗事予宗未知其意之所在招甫等問之耳出示疏本校理南致薰曰所謂擾逼之云似有太早之意矣僉撰李益壽曰語勢則似以爲早矣上又舉尹拯事李玄紀詠曰宋疏以尹宣舉爲失身忘義者甚不是矣且尹拯事舉世稱寃矣致薰曰此事屢煩章疏而拯則使其門徒緘口不與相較云矣兩人又前對曰聖慮所及深遠矣益壽曰兩臣所達如此〻則不然矣元子誕生之日人情已有所恃況今名位已定苟非悖逆之臣豈有異意於

其間予上曰時烈疏中肆然敢之於太早顯有不滿之心益
壽身居公論之地終無明白陳達罷職可也上曰宋時烈以
山林領袖敢引宋哲宗事隱然敢之於太早當此國勢單弱
人心波蕩之日敢為如此之說此而置之無將之徒將接迹
而起所當遠竄而姑從輕典削奪官職門外黜送又曰尹拯
勿為待之如初之教還收○傳曰領議政金壽興頃當引對
辭氣勃然語不擇發全無敬謹罷職睦來善金德遠拜相權
愈睦昌明承旨除授於是朝著一變矣○院啓李沆睦林一府啓
李允儆李濟民宋時烈本以昏朝孽臣之子托以山林之名濟以陰
戾之性平生罪惡難以偏舉當已亥大喪倡為長庶之論以
售貶薄之計當時之得保首領已是失刑之甚者及至今日
國有大慶名義已定而將心尚存舊惡未悛經營揣摩肆然

疏乃引宋朝不幸之事敢為人臣所不忍言之言疑亂人心
動搖國本其心所在灼然可知請極邊拂棘答曰濟州安置
嚴加拂棘又因府啓尹增康津李思永昌城李仁夏會寧尹時達鍾城
李秀彦理山遠竄○校理南致薰啓曰大成吳道一頃於諸臣
特除之日適值泮宮陞補每見政目小報輒即裂投渠雖內
有不滿之心何敢於多士所見處裂破政目以示悖慢辭色
乎上曰削去仕板○備忘記幼學洪致祥當繩以重律而高
年貴主在堂渠雖負我〻不負渠特為永削儒籍放送門外
政院玉堂啓洪致祥須明知其事然後可明正其罪矣上曰
致祥為人本來詭譎上年二月間自公主所來納東朝問安
書札東朝意謂例簡而坼覽則乃致祥筆迹而以真書列書
姓氏一張而已其問安片紙內面以真書列書房氏咸氏薛氏而無他叟字致祥招以全然不知為供更

招以其時單子封納時奴子誤以休紙納封以致如此仍為遲晚又以列書姓氏必有造意設計緣由嚴問致祥終不服現下東朝覽之駭然待予進示之雖未知造意之如何而所為誠極悖慢至於搆亂國家語逼主上乃指做出趙師錫請囑拜相之語也司諫李蓍晚請拿鞫依啓洪致祥刑問施威次列書姓氏一欵遲晚更招加卜由於宮掖之說傳於李徵明云更招施威之後乃敢諉於難詰之地設令貴主有所云云身為王室至親乃以誣上不道之言公然傳說而粧撰推諉刑推得情啓判府內李徵明以致祥查頓聞致祥凶悖之言小無驚動禁抑之意乃反傳於他人絕島定配古羣山致祥子恭猷擊錚原情丁卯五月明安公主喪時淑明淑徽兩公主往喪家時歷入渠祖母淑安公主避接所淑安淑徽兩公主為見大斂先已乘轎而淑明兩主追後將叢見其父致祥在

傍謂曰趙相之拜相由於宮掖之說傳播閭巷汝亦聞之乎人心誠不測云其父未及對之前兩公主催促同行故淑明即為起去其父所聞蓋出於此而姑侄之間不忍質言傳曰致祥做出情節昭著之後乃敢推諉此擊錚勿施沈廷輔擊錚勿施致祥特為減死極邊圍置○李師命圍籬安置南海李翊長興金益勳江界李頤命寧海遠竄府啓請金萬重極邊安置依啓李選遠竄○李元禎李德周復官爵○合啓金壽興師事時烈共濟其惡甲寅釐禮之日職在首席力拒先王之明命必主罪魁之凶論庚申以後肆其恨怒凡所以戕賢病國黷貨網賂無所不至家有悍母助以為虐為子娶婦窮極侈靡資粧至於千金列錄播於閭巷元子誕生之初入侍前席佯示獻賀之意而請宥萬重托公售私及承定號之教顯有持

難之狀急上草記請改舉行條件云〻請削出金壽恒十年
秉國擅弄威福戕害善類銷劉國勢益勳師命結為心腹仁
夏時達使為手足戚聯宮掖伺上動靜急書屢上鞫獄連年
李端夏之狂易一世之所共知而及其枚卜承順時烈之言
遽置具瞻之位至親五人一時按道私囑鄙夫次第分閫權
行內外勢逼人主第宅之彌滿一洞輦輸之充溢私藏特其
細過元子定號之時揣摩移晷始稱違牌陰嗾其兄請改舉
條請罷職荅曰依啓○左相請吳始壽復官上曰其時不但
有尹趾完避辭趙持謙亦有所傳特為復官洪宇遠李袞亦
復官上曰揑撤圍籬熳爀放歸田里○大憲閔宗道所啓請
金益勳李光漢金重夏金熳李藝韓壽萬李柱漢拿鞫嚴
問亟正邦刑依允○許穆致祭尹善道父子謚爵還給○府

啓柳尚運中道付處不允南龍翼削黜依允○持平李萬元
上疏請宋時烈尹極事分別是非伸雪柳赫然褒償趙持謙
韓泰東○李聃命上疏復設體府實為臣父罪案而丁巳臣
父疏陳體府之宜罷其後中州多事騷屑大行九日節製臣
父與金錫胄同詣泮宮錫胄亦言體府終不可不復故臣父
以此陳達庚申四月此事出於元老萬鐵之招而委官金壽
恒皆置之不問但止遠配及萬松之招而臣父被逮金錫胄
作小札于鞫廳承旨為臣父極致驚歎曰刑推啓辭若依允
則鞫廳宜請還收而亦欲請對方著朝衣待之啓事下後隨
即通報承旨以其札傳示諸人故臣得聞知臣父發配錫胄
抵書唁之彼輩皆曰柳世哲黃壖丙午疏都慎徵郭世楗甲
寅疏皆此人主之渠安得生出獄門又為蜚語曰臣父出獄

曰不殺錫胄致有此變又曰神武門事復起惟恐錫胄復救
臣父果然八月再鞫金壽恒遽變前見操切益深錫胄落井
下石云云○尹鑴復官賜祭（俞夏益柳命天等訟其寃）○罪人金益勳刑
四次金煜四次朴斌六次梁之俠南翋（斗北子）不服李光漢李
馣金重夏承服結案處斬金煜承服處斬籍沒○金益勳五
次朴斌七次梁之狹南翋三次不服金益勳朴斌物故罪人
等并命酌處○金萬重刑三次不服（以趙師錫加卜事）○院啓李彥
綱甲子掌試之日適有投書之變在坐諸人皆欲燒火而獨
稱可疑終至上徹遂令煜重夏之誣告繼此而起表裡相應
之跡昭不可掩請遠竄依啓○左相睦来善啓趙持謙韓泰
東挺身頹波獨持正論一番人之得保今日獨賴此耳合有
褒奬之道金德遠亦言之上曰持謙正卿泰東亞卿追贈食

物祭需從優題給俞夏益亦言尹拯則以鑴為寃死故時烈
怒之彼中公議亦有稱寃者矣○柳赫然李壽慶復官○金
德遠請誣告人等并削勳而追錄一併削去○原城儒生安
瑕館學儒生李玄齡等疏請李珥成渾黜享進士沈齊賢等
疏斥三月禮曹啓兩臣黜享告由祭今十八日為吉云聖廟
告由後兩臣位牌即為埋置事依允○持平趙湜啓請圍籬
罪人李師命嚴鞫處斷依允李師命刑二次第七度承服結
案誣東朝誣上躬事段趙家誣謗出於致祥而傳於金萬重
萬吉窟寺交通事段金錫胄謂申曇則麋率不可使故因朴
斌南斗北交通金炫湖營投書段若以傳示他人為罪則固
所不辭洪致祥言東平受恩異常極為可慮矣臣曰君以禁
臠子弟何不密贅俾無此患致祥曰若交結後宮家使東平

不得相親則一助也丁卯年間使鄭文望来請得朴廷英交
結張希載欲圖得譏察東平之密旨云〻處斬籍産○洪致
祥刑二次施威次承服結案屢次加卜人情疑惑妄有所疑
而傳說丁卯冬與師命酬酌得聞東平驕溢之說其後具鎰
尹堦等東平家出入之說趙相相見之言聞於鄭文望買鴆
之說亦聞於文望而知出於師命極為驚駭果為交結希載
圖得密旨為師命譏察之地處絞特教減等○金萬重刑問施威
次承服絶島圍置金萬吉邉遠定配朴廷英鄭文望絶島定
配趙亨期徒年○合啓前後誣告之獄主張陰謀指揮諸賊
者金錫胄是已新搆甲第燭天耀日起自大寺洞連跨典醫
洞重門複戶儼一宮闕精削栗木補其堦砌廣取黃漆塗其
抹樓牛川亭墅勒買良民之田東湖樓閣掠人世傳之基江

華順天等處奪取累百浦田官家給種守令監穫寢處之所
別設數四半夜潛徙人莫知處出入關門武士跟隨締結宦
寺詗察動靜中外之人欲食其肉寢其皮者十年于此請奪
官爵依允○天安罪人斗任獄事三省推鞫戊辰五月李翔
上疏言柳斗星獄事至是公洪監司狀啓言俞相一妻斗任
變著色服呈狀蒸母之事一皆諉之於李叅判指喉喉招致
再齡使之傳給諺狀之事資送奴馬勸令營門號訴之舉則
再齡斗任重禮等招如出一口而李奴高金呈狀則斗任之
前後所供無非白地做出搆誣其上典蒸母之罪渠既自服
而事係綱常請令該曹稟處三省鞫廳啓曰觀此斗任供辭
則曰繼母蒸獄雖心知其曖昧而崔再齡以李翔指揮書給
所志使之呈于巡營曰如此爾夫爾舅可以得生云故矣身以

迷劣女子只聽再齡所讀則雖有舉論獄事而實不知以矣身訂成之計至於脫衰變吉事則為柳世輝李翔指揮借送世輝妻之色衣蒙頭入去云當問各人捉來推覈後拿處依允禁府啓議大臣領議政議李翔陰謀秘計教誘恐動搆成蒸獄之狀既畢露於各人之招加以抵書請囑陳疏誣罔使玄女縊死得暉自刎斗任陷於誣毋論其罪犯合用反坐之律不可以年踰七十有所容貸左相議同右議政議母子淫蒸人倫大變李翔之終始擔當必欲搆成其情節有不可測玄女自縊得暉自刎雖由於翔皆在未決之前既不合於誣告已決者反坐之律而自前元無比律論死之法今此李翔既無的當可合之律刑推與否姑待斗任死生查決後處之似當依右相議施行○合啓請金壽興金壽恒絶島安置閔

宇久之号文谷清陰孫己巳生丙戌司馬壯辛卯第丙申重試選湖堂典文衡壬子拜至領謚文忠

昺重遠竄○十六日寒食親祭于莊烈大妣塊殿祭罷百官奉慰忽見月蝕既盡非當蝕而蝕也人皆異之其四月中宮遜位平居漫錄○閏三月吏曹判書沈梓禮判閔黯戶判權大載兵判尹深刑判李宇昺工判閔宗道參贊柳命天判尹吳始復吏參俞夏益戶參權愈刑參朴相馨工參申學載左尹尹以濟江留鄭樸禮議俞夏謙兵議李端雨參知李玄紀戶議李義徵工議朴廷璧大成柳命賢護軍睦林儒等上疏請金壽恒特允三司之請命賜死禁府都事李行道罪人金壽恒賜死後入來○都事即江西文官金相臨命作詩贈都事曰昨夜瑤臺拜至尊覺來哀淚枕成痕君今奉旨宣恩澤怳若年前御酒分都事次韻九載黃扉相業尊清名雅操玉無痕忠貞負恨天何意斯世汚滌自此分又金相詩三朝忝竊竟何裨一死從來分所宜惟有愛君心似血九原應見鬼神知○四月兩司睦昌明金邦杰李元齡裵正徵鄭善鳴李萬元趙湜入侍啓請宋時烈拿鞫嚴問以正邦刑

荅勿煩上御熙政堂三司前兩司及成瓘王堂李湜姜銑李允修權珪沈季良沈撥承旨李蕃晚注書李再春蔡成胤閔震亨入侍啓請宋時烈拿鞫洪致祥正刑并依允禁府都事權處經拿來事出去○趙嗣基疏見實記後持平裵正徽啓曰人臣進言凡聖躬闕失隨事極言無所不可而事關先王先后之事則不敢容易論卞而趙嗣基仍其自明語及乙卯辭意益悖自不覺語逼先后此等無倫之語肆然加於不敢加之地若是無嚴至於宮闈間事尤非外臣所敢聞知者何敢以無忤反目嫌雖相嫌豈不感化等語反復論說有若真有外間傳說者然哉言之恠悖莫此為甚請遠竄不允湖南生員金裕慶等疏畧曰伏見嗣基疏首尾累數百言無非詆毀明聖王后之語其疏曰太后遂與上夜御宣政殿上東向坐恰相似噫嘻痛矣夫忠順堂事實是國家之不幸

為臣子但當深傷永歎以悼善類無祿而已固不當明言顯斥歸過於先后況聖母之出御宣政誠出社稷至計而敢以宣政之語隱然比倫於忠順之變若以聖母真有戕殺善類之過反復臚列無非切逼於慈聖者又曰聖明體羣臣而仰明其不然冀以覺悟慈聖之心無有疑阻然後可以立朝事君不然奉身以退可也言之悖慢胡至於此此皆怨毒之積於中而言辭之發於外以致懟於聖母者也其疏又曰慈聖親自臨喻亟施流放之典寧有一毫近似於宗社萬不得已之計乎又曰誣告之計雖不售於殿下而已自眩惑於宮闈者實狼藉矣此則欲以不韙之目仰加於慈聖以快宿忿而釋私憾嗣基亦人耳何敢肆為惡言搆成悖說以厚誣聖母於殿下之前哉乃者章臺辭意寐寒過為容覆黽勉護惜為

嗣基地則可謂至矣其於天經地義何如也以嗣基之罪上告宗廟下示中外亟施誅絶以正王法啓曰趙嗣基之疏極其怪妄無倫已施譴罰矣府啓趙嗣基遠竄事勿煩○金炫

處斬○二十三日熙政堂三司請對八侍時大憲睦昌明持平裵正徵鄭善鳴獻納李萬元正言成瓘趙湜應教李湜校理姜銑李允修副校理權珪修撰沈季良副修撰沈撥承旨李著晩假注書李耳春記事官蔡成胤閔震亨合啓依允後上曰自古豈有予身之所遇者乎卿等有拔本塞源之意予亦有所言者矣宮闈之間無關睢之德有妬恚之風丙寅年間嬉嬪初授淑媛時與貴人為黨一日謂予曰夢見先王先后則曰內殿與貴人福祿延長且有螽斯之慶當如宣廟朝淑媛則無子無祿必與庚申失志之人交相締結做出罔測之事不利國家元子既生之後益有不平不悅之色國本早定為此故也李著晩曰內間設有未安之事惟當徐徐鎮定何必如是宣露於外耶古人云不癡不聾無以作家長張公藝即匹夫也九世同居只以一介忍字則殿下何不念和平含忍之道而有此下教耶臣等今聞此教亦欲痛哭流涕矣特命著晩罷職諸臣相繼陳達上曰致祥壽恒伺上動靜飛語造謗無所不至俚語獨掌不鳴內間盥洗時貴人例有奉獅之事丁卯年間八對御前時予以引見說話親錄小紙置側俄失所在使之窮搜則納諸貴人袖中勢不獲已始乃還納問何故袖此以遁辭荅曰錯認閑漫休紙其心所在實難測度將來國家必有禍亂此予所深憂也○中宮誕日問安備忘記大殿問安并勿捧政院玉堂問安批荅文周中殿承傳朱彬今日問安批荅不稟大殿任自誤傳拿處政院兩司賓廳相繼請國母誕降之日問安大

殿臣職之當然請還收批荅爻周內官拿問之命荅賓廳曰
目今宮闈無幽閑靜貞之德反有呂霍恠悖之行朝晝言行
非妬恚怨懟則輒以怒色相加積以歲月望絶感化及其始
心未售計無奈何則乃敢自做先王先后之教公然倡說肆
行肖臆予年將三十始有元子此誠宗社臣民之福也苟有
一分秉彝之天慶幸之心顧復之情宜無異於己出一聞生
男之奇大加愠怒之色無倫不平之語不一而足益親主家
情迹綢繆若此不已日後之患有不可勝言此實得罪宗社
之人也其可一日母臨於一國乎謹按舊典宜速舉行大臣
以下請對八侍賓廳再啓三啓合司連啓請還收賓廳批旨
領議政以下聯名上疏右相金德遠劄子領左相待罪疏府
啓請還收獻納李萬元極邊遠竄右尹權說拿問刑判李宇

昺校理姜銑罷職應教李湜削黜之命勿煩右議政金德遠
率百官廷請啓監察韓明遇等上疏〇前判書吳斗寅前監司李
世華前叅判俞櫶監司趙聖輔承旨金載顯徐文裕沈壽亮
徐宗泰前府使崔渲李塾沈楫前牧使李光夏朴泰輔沈思
胤李仁夏甲汝哲李宜昌前郡守尹塼尹墀李志雄李憍權
尚夏柳命才柳時蕃任元聖前正言金夢臣金弘福李三碩
李彥紀李東馥洪受憑俞命弘前判官柳成運反第金世益
洪受漸洪萬選前縣令李敬秀李鼎基李行廸李萬徵安重
前郡事金演徐宗簠佐郎金德基前縣令吳斗宬朴龍見金
梓李震械尹以徵李萬亨李世瑗主簿金禎李蕲鄭正陽前
叅奉鄭有漸李德齡李寅禧前奉事崔邦彥李寅熽叅奉南
盤朴世集李齊夏李世信金龜瑞閔光益吳遂大奉事李夏
成柳命雄前直長韓德良李箕疇前翰林李寅燁博士趙大
壽前奉事李世瑜前縣監金夏錫朴泰淳前典籍金斗南前
縣監姜錫範進士李泰亨等上疏曰惟我母后之主中饋而臨一國者今
已九年于茲矣先后所親選以托我殿下而殿下之所與共
經先后之喪者也中外之過言不聞臣民之仰戴方切伏見
昨者下賓廳之教辭旨極嚴有非臣民之所敢忍聞者王言

一播觀聽震駭豈意聖明之世乃有此傷恩害義之舉耶噫
宮闈之事有非外人所知臣等未知所謂假托矯誣者果是
何事設令內殿微有過差夢想所記不過言語之失而未著
於行事則此胡大過而遽加摘發暴揚不少假借被之以罔
極之名震之而不測之威者何哉況元子誕降實是宗社無
疆之慶深山窮谷莫不懽忭則內殿之心寧有不悅者乎頃
年命選嬪御之舉出於內殿之勸導則其悶儲嗣之不廣而
忘有我之私心蓋可見焉及今元良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
心加以慍懟之心揆以常情必知其無此理也婦人性偏鮮
不妬忌自非姙姒之聖哲前世后妃誰能免此閭巷匹士之
有一妻一妾者亦必須慎名分略苛細以防閨門不靖之端
諺曰不癡不聾不可以作家長信夫苟或不然釁生於相軋

嫌起於相逼離間愛惡之說交亂於其間而浸潤稔熟不復
究察則其禍之所流可勝言哉殿下每以為宗社慮患為教
臣等尤有所未曉也元子既已進號上係於嫡則即為中宮
之所子矣烏有傾中宮而後方安元子之理乎異時元子漸
長聞知今日之舉則豈不盡然而傷痛乎傳曰父母之所愛
亦愛之又曰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禮
終身不衰設令內殿處事有未當於聖心若念及於我先后
當日撫愛之篤則以殿下維則之思豈忍以廢絕之意加之以
無所難哉易曰衆允悔亡釋之者曰謀從衆則合天心自有
此事以來凡為殿下臣子者上自大臣卿宰下至三司庶官
或登對而極諫或在廷而籲號呵責譴罪相隨而不知止至
於常布之士亦皆相率抗章嬪孺之賤莫不奔走涕洟凡若

是者豈有他哉良以天地氣乖萬物不遂父母不知衆子不寧故也人心所在天意可知誠願殿下深惟大義之所在俯察羣情之所同收還威怒亟寢成命俾天地日月復見合德而齊曜以慰東方億兆憂遑顒望之情不勝幸甚疏入夜二鼓上遽以步輿出御仁政門趣命設庭鞫闕內外震動吳斗寅俞櫶李世華次第拿入櫶以病不省事遣子代署還釋世華對辭不屈被訊撫膝而歎曰此身應官內外以國恩洽於肥膚今日受杖何敢言痛泰輔以製疏自首對辭抗直上於浸潤之譏四字發怒以此被刑最酷辭氣終不撓禍在不測在廷諸臣環視噤嘿不為一言大憲睦昌明至以為凶慘之疏三人各刑問二次不服泰輔壓膝二次烙刑二次不服加刑一次不服仍領相劄子斗寅義州安置到坡州卒世華定州遠竄泰輔珎島圍置至露梁卒泰輔之受酷刑人莫不痛惜聞者流涕到果川杖毒烙熱交發斷無生道使人求買棺板於江上有商出美木除價請獻曰是〻契物也豈於此衰受價為利乎人曰契中公物汝心雖如此他心豈皆如汝乎板商即召契人七八語之故則七八人俱曰雖受數十價七八人分用其利不多寧可拘些分利忍受價於此宅衰乎朴父參議公聞而泣曰商人有如此義不可不受仍受用之○貴人金氏收其爵號參酌廢出○三司伏闔百官庭請親鞫時閔鎮厚拿問吳泰周削奪閔昺重削奪官爵右議政金德遠罷職○百官廷請及三司伏闔事停啓○禮曹啓舉行事命下矣議大臣命考出實錄○李后定上疏伏以臣伏見昨日賓廳合啓之批臣奉讀以還毛骨俱竦不覺驚惶駭惑繼之以涕泣也宮闈事秘雖非疏遠之臣所可知者而聖教所謂呂霍恠悖之行抑何事也夫呂霍天下之大惡也載籍以來所未多見也如使宮闈之間或有一毫近似於此者則為今日臣子

者豈不畧聞其萬一乎中宮正位坤極殆將十年卿大夫國
人未聞有大段失德而一朝擲之於天下萬古所罕有之大
惡而輕絶其伉儷之重直驅之於宗社之罪人此羣臣所以
莫知端倪也若其妬忌而慙懟自是婦人之常事歷代后妃
無此失者幾人而以是獲罪再見於漢宋之代當時與後世
猶譏刺不置以為明君之大累而其餘作此舉者大抵非治
平之世耳殿下惟當至誠感化以繼関雎麟趾之休豈意遽
加威怒欲效漢宋君累德乎元良之慶舉國均懽則内殿亦
豈無歡悅之心乎苟身為嫡后尚無誕彌而斯值國有大慶
私自憐悼者則或有之矣何至顯示愠色多發不平之言哉
假使遣辭之際有所不擇此是語言薄過豈有深意於其間
哉至說夢一段殿下但笑之而已又何必形諸文字播告臣
隣諉之以假托矯誣有若大罪者然哉古語曰室語不盡以
告隣里今若以此為罪則在恐不厭於人心而適足為殿下
之薄德也噫殿下獨不記昔年事乎仁敬賓天山陵甫畢壺
位久虛無嗣先大妃悶之妙選名家以作好逑居榆翟之尊
為一國之母此實祖宗之靈所允也臣民之望所副也聖上
有宜家之身慈聖無違忤之道逮乎癸亥臣創適當王體之
羸瘁内殿無不禀承大王大妃保護聖躬者無所不用其極
而三年之喪又與之共矣設令内殿真有可絶之過酌之以
人情準之以聖訓其不忍輕棄如遺以墜内外也決矣況今
何事之間未有彰著之大愆而嚴旨張皇忽有此非常之舉
其何以慰祖宗先后之靈而享天地神祇之心乎伏乞賓廳
之批旨亟令還收諸臣之血懇并許聽納云三呈政院皆遽

出給○幼學成揆憲等進士鄭度均等新及第李師尚等館學生金有錫等生員趙明善等上疏并還給判府事鄭載嵩呂望齊趙師錫上疏領府事李尚真上疏極邊拆棘（鍾城曰領相啓移北清）○右議政金德遠罷職遠収（曰領相奏）○左相請對（內殿水刺供上粳米亦命傳慶故也）○閔鎮厚鎮遠拿鞫指嗾朴泰輔疏無顯著之狀分揀放送○五月（初四日）王妃閔氏出宮初二日同春秋俞夏益檢閱閔震炯實錄相考八來命依成宗朝尹氏例廢為庶人歸之私第告廟頒赦奪其父母封爵等事即速舉行是日前妃乘小屋轎自曜金門出歸私第○（安國洞）儒生數百拜哭路下吏郎李玄祚路傍痛哭冊寶等物政院燒火泮儒捲堂○頒赦文刑妻之義載于詩寔關治亂之道出妃之文著於禮爰舉播告之章心竊憫然予不獲已妃閔氏性欠和順德

乏幽閑蓋自受冊之初罔念戒謹公肆八宮之妬實多愆尤至於夢寐之稱尤非意慮所及非一朝一夕之故厥惟舊哉托先王先后之言是可忍也念予而立之歲幸覩斯男之祥論以人情宜　猶已出之愛發乎斯語乃反懷不平之心馬后之顧復丁寧盛德益闕郭氏之展轉恚恨偏性難回豈以目前之小恩不思日後之深慮獨不為地縱念包荒之量自絕于天終無悛改之意顧臣隣之齊籲非欲彌違軫宗社之遠圖難可反汗與其貽裕於後嗣寧甘失德於寡躬茲實係國家興衰陰助之功難望不宜事宗廟社稷顯出之舉可徐乃於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廢閔氏為庶人於戲追惟六禮之辰地道告警（八宮時有地震之變）犯此七去之戒禮法難容實欲處變之宜非敢任情而發彼必自知其罪著在儒賢之書

予欲不復有言恐傷忠孝之道云云閔黯製進○冊禧嬪張氏為王妃以其父張炯為王山府院君母尹氏贈坡山府夫人告廟五月十三日請使右相鄭重徽奏○御營將校蔡以章以陳疏事通文各廳將校聚會三清洞因沈季良啓拿鞫受刑三次○六月八日前左議政宋時烈賜死拿來都事權處經出去領相權大運左相睦來善右相金德遠大提學閔黯等聞其疾處八對言罪惡彰著無待鞫問請速賜死上即允之旋拿到井邑受後命八日辰時時烈字英甫號尤菴生于萬曆丁未十一月十二日戌時母郭氏夢吞明月珠而有身父甲祚夢孔子率諸子至家乃生于沃川九龍村故小字聖賚庚午就學于金長生辛未長生卒喪以期年癸酉生負壯元大學士崔鳴吉以易義一陰一陽之謂道試士見其文曰當作名世大儒不可視以俗士科作也擢置上第官敬陵叅奉大君師傅陞別提甲申除持平甲午拜吏議戊戌拜禮叅陞吏判賜貂裘密諭曰遼薊風霜將與同驅馳也孝廟既有甘盤舊契及即位以金益勲為紹介以勉出之托以大事待以不次之位己亥大喪後每遇諱日獨入深山終日痛哭書跋貂裘以寓窮天之慟戊申拜相壬子聞宋浚吉病革往省之浚吉病中命孫炳遠書高山仰止四字揭壁上曰尤庵可以當此又書揭一條清水四字曰此先輩欽尚河西栗谷語蓋以自況也至是指高山仰止字曰此四字惟公可以當之時烈曰一條清水惟兄可以當之乙卯謫德源登鐵嶺詩曰行登鐵嶺巔我心邈如鐵又如長者園置已未移巨濟庚申蒙放叙西樞依程子西監故事一謝恩命留劄出郊明聖聖母遣金錫衍以諺札勉留還

入城已巳正月拵棘濟州遇飄風僅得回泊有詩曰来從何
處去何處無臭無形只有聲赤壁吹焚曹子舩睢陽噓散項
家兵翻雲轉漢天根動倒海驅河地軸驚捲我屋上茅盖盡
日光穿漏照心明受拿命以栗谷手書自溪上傳受者授權
尚夏託以萬東廟事以遺疏及孝廟御札聖母手札祭考妣
文付孫疇錫以一直字戒子孫門人到井邑後命至執權尚
夏手託以後事問當用何禮曰以家禮為主參以備要問當
用何服曰用深衣次用朱子閒居野服次用皇朝遺制襴衫
又曰學問當用朱子事業當以孝廟志事為主又曰吾之立
朝所為唯復貞陵一事耳攬直領衣加身進藥就枕而逝前
一日夜白氣經天是夜奎星隕地赤光亘屋上以遺令棺用
付板金農巖賁畫像曰以豪傑英雄之姿有戰兢臨履之工

歛浩氣於環堵之零可以塞宇宙任至重於一身之小可以
抗華嵩進而置之巖廊為帝王師而不見其泰退而處乎邱
壑與麋鹿友而不見其窮巖〻乎砥柱之峙洪河凜〻乎寒
松之挺大冬苟億世之下觀乎此七分之貌尚識其為三百
年間氣之所鍾贈謚文正從享文廟配孝宗廟庭○前別檢
李箕疇幼學李焯等上疏訟師寃并極邊遠竄（箕疇會寧焯朔州）前
奉事李萬亨幼學朴世輝等抱疏痛哭於敦化門外并拿問
刑二次流三千里刑判尹以濟多所顧恤諸生稱之○傳曰
蔭官之不仕者吏曹切勿捧入守令之棄官者道伯催促還
任○奉化地有一拳石自天墮落色青黑重四斤○曰府啓
金鎮龜（濟州）金鎮圭（巨濟）絕島安置○七月大臣以下引見時楨
積挺昌復其官爵給其籍其餘寃死人有官者復官無官者

恤典削保社勲○合啓及第閔昺重陰沴之氣蛇蝎之毒父
事時烈密受方畧鷹犬碁置於朝廷黨援星羅於八路至於
己亥亂統神人共憤而尹善道之精忠直節枉被投畀之典
許穆之德望文章亦在禁錮之科者皆此人所主張也庚申
復八之後凶胄同謀奸恠同惡羅織百端卒成大獄終使一
品名宰三朝宿將駢首就戮人間之至寃莫白泉下之飲恨
無窮辛酉相臣之死也始既行賂陰嗾末乃投疏搆殺前後
誣獄皆出其手雖以微事言之三清祭天之舊壇大起亭榭
絶搆宏麗噫有此無厭之心何不遂取武庫請極邊碧潼圍籬
安置依啓○因金德遠啓吳斗寅朴恭輔并復官○削勲領
敕文誣獄為一世所寃已洗刑書之枉公論未百年而定庸
削勲籍之名肆將干行誕告八域念予嗣位粤在冲齡先志

是承痛禮論之亂統纖人盡逐惡黨議之罔君錫胄聯親濯
龍賦性陰鷙恊貢新化迹雖近於同寅顧瞻舊朋意實在於逞
臆惟其狼貪之逐逐不奪不厭是以虎視之眈眈愈往愈甚
萬基本以奸壬之魁久託肺腑之密當先王問禮之日一心
欺天逮時烈被罪之辰百計為地背公死黨之習痼次骨悉
深併力合謀之勢成功齒旁伺招呼貴戚子弟不良之輩與
之潛畜結納麁悍奸細無賴者流啗以大利惟益勲暨師命
實是腹心而斗北與朴祗疇非羽翼詞察則立身效力經營
則光漢獻謀金錢發府庫之財辱賂閹豎萋菲成貝錦之織
裴語官闈所以匿影而潛跡實欲投間而抵隙不幸相門之
賊孽交通王室之至親謂時勢之可乘密遣說客知驕姿之必
亂故挑邪心始將推命之術若效私誠終做伏甲之言怵以

奇禍遂發武安不道之說引惹淮南非分之望將則必誅固
三尺之難追哀此無辜舉一網之横罹斗南之書緩投渭陽
之啓繼上臺章斥逐朝著先空急書蒼黄鞫獄大起自若禍
機迫在乎呼吸吹角三更紛然鐵騎交馳乎道路環圍十日
莫非恐動之凶計未免驚疑於一時體府綢繆之許反作禍
祟峽兵圍束之令亦歸亂堦全恩之論蓋為敦親而目以釀
禍之本親耕之請寔欲遵禮而誣以廢后之媒構揑胡至於
斯譸張靡不用極誤言三至慈母之杼終投火焰俱焚崑山
之玉遂燼先朝顧命之元老并坐收司山野讀書之儒臣驅
入黨與王孫斃衍陽之下行路同悲將軍抱杜郴之冤三軍
掩泣嗟我忠藎之冢宰亦加搆陷之罪名自褊裨至于吏胥
加束縛施以拷掠議處之命雖下一向操持寃號之聲莫聞

益肆鍛鍊七處設鞫古未之聞百人就囚一無得脫刎乎元
成之追告有所受之至於宗伯之被刑尤可慘矣凶鋒未斂
吉頊之密網仍張虺毒潛吹輔國之察事四布尚賴清議之
間發幸免衆正之盡劄論以國法負擢髮難贖之辜築彼盟
壇舉曠世罕有之典指水為誓辱歃血於銅盤謂天可欺至
勒名於鐵卷元惡次第俱斃皇穹若有所知十年重回天道
有循環之理半夜三歎予心開悔悟之端寶鑑懸空魑魅莫
逃其狀白日回照幽谷為之生春凡係忘君負國誣告陷人
者或流之遐或處以死惟是懷忠抱義含寃隕命者或賜之
祭或復之官當國是之自明既罷追錄逮寃獄之盡雪復削
偽勲茲命革罷保社功臣金錫胄金萬基李立身南斗北朴
斌李師命金益勲李光漢申範華李元成收其錄卷以慰泉

奎之寃小洗國人之怒於戲可削則削事歸至當念茲在茲
予豈小靳追惟當日之舉措實致九廟之震驚自慚寡躬之
不明奚但凶賊之相謾人皆欲食其肉天討未加於生前易
言勿用小人耿戒宜垂於日後閔黯進
十六年正月嶺人盧以益疏稱實錄中誣及孝廟之說聞於
尹義濟云及考實錄無可疑處義濟追奪以益定配求禮朴權
疏論其失刑權極邊遠竄○禁府罪人李翔物故崔再齡處
斬○合啓閔昺重按律勿煩○金益勳金錫胄削勳初益勳
杖死置屍禁府前讐家爭欲臠肉發柩之夜天雨昏黑讐家
三處聚伺金家亦聚多人乘昏潛行至東關王廟前為讐人
所迫金鎮瑞揮白刃突前僅免逼害至祭基峴滅火潛埋而
平其土其子萬埰自其所懷神主向謫所矣至是有一武人

齎奠物至平塚近村數日留連嗚咽流涕曰吾乃光南家舊
稗偏蒙愛恤每欲一奠而不知葬處備來祭需勢將空棄涕
隨言零其家老漢認為真誠乃告其處武人與老漢夜往潛
祭祭物盡與老漢而去後五六日老漢望見烏鳶飛集其所
往見則金屍掘出亦體委地而無其頭衣衾與柩悉燒之金
家聞知具衣衾改斂棺移葬他地○金清城錫胄墓在平邱
驛村後誣獄起道行賜死後其家恐讐推埋一夜潛移其塚
村人皆不知至是其家人指潛谷墓下江邊新塚為清城還
葬也或疑前日潛移者由於畏仇則今日宣言者必是為虛
塚誑人云○鞫洪忠善等忠善即漢城府使令指名簡納于長興洞右相家右相結縛訊問則
忠善祇言簡內辭緣宗不知曾於草屢洞李監察廊底見二
人買賣牛隻其時見其面而不知姓名居住矣今年逢前見
二人於長興洞口其人手持一簡曰此簡陣納于右相宅辭
以行拒則給一戈錢故來納此簡而已其人姓名居住則李

監察宅奴或可知矣李奴明福招內當日賣牛者二人則馬墜梁孝宗李承哲居在江上云梁李宗等則曰忠善設有一面之分路逢使傳凶簡宗為無據況伊曰江人崔得林孝信張朝四人興之終日長興洞給簡之說尤為孟浪云蓋忠善乃李監睿宅婢夫時居其行廊云蓋忠善所納凶簡三丈一簡外面書洪全義宅裏面有江倅安倅前咸監忠兵等舉兵奪國等說上親覽笑曰此必常漢所為也第時人聞者妄忖江倅即江陵倅李寅賓安倅即武班不足數此必指江界負金某安邊倅徐文重也忠兵尹就商而前咸監即亦必朴泰相矣洪受澧緩遞全義則洪全義云者指受澧無疑也以此有口皆傳而事皆無宗矣罪人洪忠善刑十八次不服梁孝實三次物故忠善減死島配其餘各刑訊後分揀○五月暴雨諸陵寢皆無故獨崇陵封域一夜間崩頹無餘有若平土人皆以為大異○禋吳挺緯拿鞫四月間禋妻以諺簡納蕈丸三箇于禁中曰此蕈極良於痘瘕且益壽可報於元子故進之上恠之即詣內殿使修答更求其藥丸則禋妻萬端發明曰初八之簡與此簡相準則可知真偽上以其藥和飾飼猫猫即斃且此際禋有黜妾與婢事外間喧傳其言叵測至是挺緯到領相家其喧傳叵測之說分明說道領相大驚邀左右相同處問之吳言亦如是三相請對拿禋究問禋以全然不知為對且言妾與女行凶家內做出何言陷害嫡室之事不一而足故黜妾遠庄送女夫家挺緯招曰叵測之說領相問以閭巷有此說令亦問否矣身曰最晚或聞常漢傳說如台所聞者也禋之屏女黜妾聞以家間咀呪事云其日問答不過如是禋婢雪禮英貴香亦推問不服挺緯更推問目汝矣身對領相曰此言有苗脉自禋家称以夫人諺簡賚進成藥三丸曰此益痘之劑故封進云自內與猫〻輒斃於是大駭驗其筆迹大相似禋書請殺其女上教以不可以筆迹之疑以成罪姑置之云矣又問黜妾事答曰其後其女又欲害其嫡母咀

呪發覺檉又奏以妖惡如此決不可貸自上命以并其前罪
而遠黜之其母亦不可仍在并黜為宜為教故黜女于嶺南
舅家黜其母于海西如是酬酢後領相書通于僚相翌日三
相各會領相招問挺緯則所答一如前言云而原情如此從
宗直告挺緯招鄭重萬妻（檉妹）曰近來叵測之說自吾娚家藥
物入送大內之說傳播閭閻而娚家既無是事內間又無是
言此必欲謀害娚家者所為而咀呪黜妾事亦聞於重萬妻
矣又曰矣身更拿後鄭妻三度移書曰今番供辭必如前招
保全人生云云納其諺書三張鄭重萬招內諺書筆似或彷
彿而元無所聞於其妻云全啓請拿鞫鄭妻而上以至親婦
女處置終難鄭妻配龍仁重萬配鐵山挺緯削職○六月冊
封世子○夏久旱遺大臣祈雨是日雨上喜甚遂以禁苑醉

鄉亭更名喜雨親製命以志之○九月正言宋廷奎疏畧曰
前世帝王惟光武之處郭后者猶有可觀當時稱其盛德後
世傳為美談昨年之舉亦殿下之不幸也其所以處之獨不
可以光武之心為心耶曾以配千乘之尊為一國之母而一
朝乃與販婦汝女雜處於委巷糟糠不厭而曾莫之恤斯誠
一國臣民之羞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者也竊聞庶人故邸
之後親戚陰里不敢通聞往來而門扃闃寂草萊滿庭桂玉
之艱固不足言而水火偷窮亦可虞也殿下何不念及於此
耶臣謂宜殿下感簪履之舊恢天地之量憫其孤窮哀其困
苦收置別宮使人守護衣糧饌物量宜繼給使其得有托依
免被凍餓是亦殿下處變而不失其道也答曰不有禁令挺
身投疏誠可駭然勿辭察職○韓山囚推罪人李尚譚沈殺

其外孫女兩兒罪領相議曰尚譚惑於妖妾黜其正妻長女死生人皆不知而詐称身死成置虛塚次女則驅廹黜流離行乞再奸常漢生二女後率其夫來現則尚譚惡其汚穢門戶沈殺其兩孫又縛女與婿將殺而幸免則情節之凶慘不可只施當律於是李尚譚義杳不待時処絞○二十七日世子宮階上有兩蛇縱横如十字翌日世子移接内醫院○大司憲尹拯疏畧曰臣自幼少誦習李文成珥之書以為沒身鑽仰之地今乃被人誣毀見斥於文廟綴食之列是淵源絶矣本根拔矣臣之蹤跡寧可得容於當世耶臣之甲子事寔負二罪盖臣於宋時烈自少以師事之不幸情義不得保終卒乃以書札間事横生鬧端妄言速戾辱及其親致使朝著不靖士趍乖離臣罪一也尹鑴亦先臣之所相善也自其禮訟之

初先臣已斥其失身告誡不從終至於絶至其末梢無狀則尤無更論而向來一番疏章每以賤臣為扶護鑴抑勤為說無所不有乃者筵臣之伸鑴也遂舉臣以證之雖前以為罪後以為援而其非臣之本情則一也先臣既已斥絶其人則謂之扶護者謬也臣又未嘗言其寃死則謂之称寃者妄也因仍泯默未免為保任匪人之敢臣罪二也一自聞朴泰輔死後心神驚隕盖泰輔臣甥也當初慘怛之餘葵藿之忱不勝於悒寢食俱損居常忽忽有若喪性而不敢越分曾無一言少欬愚忠臣節虧矣人理絶矣傳曰疏語意多有不美不正之態還給府啓論禮之時拯之又宣舉初是尹鑴時烈盛怒欲絶則宣舉乃作兩是之論而以鑴為君子之過終不絶時烈之蓄怒懷恨盖有年所及宣舉死而時烈為文以祭悉

數其平生之瑕拯之初事時烈後背之者蓋由此也且拯於
鑴死往見鑴婚再三嗟傷至引前事比諸士禍今乃怵於餘
威面免後患請削奪官爵依啓○工曹佐郎尹夏濟疏畧曰
亡父與拯父宣舉相厚數十年矣已亥大喪時宣舉追後入
京與父言以朞年為非以三年為是所見與臣父相符矣既
已外慴於時烈內誤於其子遽変前見治書臣父至以往謝
李惟泰為言臣父荅書戒責曰愚但知是非不相蒙之為忠
信過失相責不避嫌疑之謂君子瞻前顧後相助匿非之謂
小人黨非至於謝過之教出入時賢俯仰謨論以自見於當
世或是當世君子如老兄者事誠非賤者之所能為也及其
死也臣父為文祭之有曰世変萬端禮為之訟人之多歧幸
子與同俄然一書縷縷繾綣憂我太深責我太峻臣亦其時

辛未

往弔拯拯語及祭文曰此乃尊長與吾父平日相責之語幽
明無異吾何憾恨以此視之拯所謂相絕者何也今賊烈之
黨引拯痛冤臣父之說以為口案故舉臣父之姓名以為投
赴之帥幡自不覺忘親罔上之敢○十一月冬至日有狐入
時御所仁政殿後達夜鳴號七八日內官金翊周捕納重賞
大蛇來盤於寢殿堦上移御蓋由此近來朝著屢変必有刑
戮故先有災異以告已未年間有犬入坐備局丞相坐遺矢
而去庚申辛酉相臣兩人賜死甲子年間有狼夜入政府噉
食家狗無虛夜久乃捕殺己巳兩相賜死癸酉有犬異如己
未翌年兩臣賜死（閒居漫錄）○右議政閔黯（金德遠加卜代）大提學權愈
十七年進善丁時翰疏畧曰其二曰嚴家政極論姻戚宦寺
之弊又曰兩貴主青年孀居哀此惸獨而有子無良獲戾于

天塊処深宮形影相吊婦人偏性莫知其子之悪過於憂傷
輾轉感疾則殿下豈不惻然傷感也伏望曲加恩禮以篤親
〻之義焉臣於廢庶人事尤有感焉配體殿下幾至十年今
雖見疥猶當処之別宮待之以禮以存帝王之家法以全舊
日之恩義而今乃加之以庶人之號置諸閭閻之中殿下之
待之無已太薄乎君子之絶交不出悪聲今殿下特欠惻怛
黽勉之意反有廹切小恩之舉此中外人心之所以久而愈
鬱也頃因儒臣大臣所達有修理別宮緇給廩料之命而旋
即停罷臣竊惜之伏願依前所定更加施行又聞世子詢問
諸臣以定名號雖有一二異同之論究其本心豈有他哉今
乃以此為罪一併退斥除拜宮僚不為參合舉措偏重割折
太甚有若一家之私事況殿下將以一國之臣庶全付我世

子而不以至公之道牖之反以偏係之私示之甚非所以教
之以正而一視同仁之義也其四曰正朝廷今此更革之際
誅竄相繼大抵此等人以殺戮導殿下而反受其殃此固天
道之必然也然彼初非不告殿下而擅自為之乃欺誣殿下
以售其計則殿下受其欺誣使得肆其猜殺今當悔悟之始
殿下以前日之見欺者為戒朝臣以前日之逞憾者為懲君
臣上下交相勸勉大開寛仁之政宗國家之福也況我朝寛
仁立國列聖以来禮遇臣鄰不妄誅殺豈有屢誅大臣如殿
下之朝者乎臨御十六年時事三變而每於變革之際專用
一邊人使屏退者含恨次骨使得志者恣行報復朝廷禮讓
所在而作一戰場搢紳風化所先而徒使傾軋殿下又一任
其所為不思所以消融彼此調劑人心之道臣恐循是以往

則殿下之朝廷戰場無已時也況才難之歎莫甚於此時而乃舉國而分之古人云偏聽生奸獨任成乱殿下進人退人加膝墜淵執德不固予奪無常故羣下之事殿下者皆無長久之計各為身謀不念國事朝著之間氣像淺促泯泯棼棼日趨於危亡之域臣不知税駕於何地也其五曰慎用舍殿下即祚以來乙卯至己未皆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凡幾介人而至庚申非誅則竄非竄則斥其可謂賢耶邪耶自庚申至戊辰亦皆以為賢之寵之者凡幾介人而至己巳非誅則竄非竄則斥其可謂賢耶邪耶然則自己巳皆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臣未知他日之果為賢耶果為邪耶其六曰開言路朴泰輔吳斗寅之死尚何忍言殿下觀前史殺撲言者果是何如主也滿庭臣僚無一人力諫者臣竊惜之且殿下所

厭聞之事則必先立禁令雖未能設誹謗之木其可以禁令防人之言乎其中或有一言半辭小犯時諱則羣怪聚罵以為昧事之癡漢所論不過冷官彈駁所言不過異己斥退一世之風群習氣已至於此殿下習於燕閑之時以十六年行事一一勘驗曰某年某臣諫某事吾所以應之果有合於納諫之道耶傳曰削奪官職○八月富平幼學朴文縡疏請復齊妃位號且復朴泰輔吳斗寅官爵擢用李世華事承旨睦昌明等令兵曹逐出○御製戒黨論詩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繞標榜老少轉橫坼公道時淪喪私心日繫著須知殷鑑通終始竭忠力（下政院）○十二月特命成三問等六人復官致祭賜祠額忠愍○士人尹志聖妻妬悍殺婢烙痕六処特命鍾楼決杖定配○金錫胄妻任伊（鎮海）李師命妻止

滴光陽定配師命三子定配時刑判尹以洧日五歲兒定配已甚三歲兒各配尤不可睦來善計令并配

壬申

十八年成勝復官洪州儒生疏言勝墓在本州曾隱洞距舊宅數里三問妻亦葬其側連山縣有成家田民屬勳府其故奴至今招魂歲一祭請還給田民俾禁樵牧特命該府出給田土奴婢無文可據以府奴婢之在連山者劃給○御製東關王廟詩生平我愛壽亭公節義精忠萬古崇志勞匡復身先逝烈士千秋涕滴胷又曰有事春郊歷古廟八瞻遺像肅然清今辰致敬思逾切願佑吾東萬世寧

癸酉

十九年因楊州儒生李濟華疏本牧收米永減○四月封崔氏為淑媛○六月司諫李東標上疏陳情乞券又曰殿下每以廉隅太勝為言以臣觀之但見其廉隅都喪夸競成風干進務入濁滓橫流從他笑罵區區呈告之紛紛曾是以為廉隅乎雖然惟此言其　耳全官之失職固已久矣而殿下所以優容全閣亦未盡道十全閣固爭而不足一大臣尼言而有餘今日言路之杜塞豈獨為諸臣之罪哉君臣之間情志未孚督責隨之羣下震懾畏首畏尾所謂惶恐待罪承政院上教至當備邊司者不幸復見於今殿下傲然自肆於億兆之上豈不為便而其如覆國喪邦何哉噫殿下屢進廷臣而屢黜之矣當其柄用若將加膝及其斥黜若將墜淵易置之際誅殺輒行國脉安得而不病人心安得而不搖又況內言之出外言之入不由正道人君一為所中其計售矣伏願殿下痛抑私逕明達四聰擇其公正忠宗者至誠寵遇使之竭心國事則孰敢不畏威感德為殿下用哉○前監察延最績疏俄遭陽九大老禍坳杜門屏跡柒室憂時朴世采丁時翰

賁然徵起責成師傅寺人媵嬙踈遠不通整肅宮壼興讓家
國能愼貫魚之序敬遵修齊之規則正倫理篤恩義無所往
而不獲其當矣趙嗣基之尚保首領復掛仕籍朴命昌法造
訒踵嗣基昨年封章一字一句率皆無倫喉司謀遮隨呈隨
退不出大槩一隻金鳧泛彼苑沼好此不已必漸尋丈朴泰
輔等忠直凜烈宜赦其罪扶彝倫勵士氣拿鞫杖死檢屍府
門外忽一霎驟雨雷動人言冤氣所致屍在路傍無人顧見
市井輩潛聚錢三百三十緡以助反柩之資擔夫自裹粮運
送郊外而不受價云○十月十三日昧爽電光雷起酉戌方遠
動十數聲卯時迅雷飛電殆同盛夏禮曹有樹爲樹雷所震
木反皮盡脫己未十月朔雨雷大日夜雷七日雨雷八日雨雷往驗如此故記之
甲戌
二十年三月訓局焰焰廳在馬廛橋忽有錢痕印在墻壁團團相

連常平通寶四字及訓字字畫分明以至簷宇棟樑椽楣之
間無不皆然或數日或旬日而滅亦有經年不滅者其四月
朝著變而李義徵以訓將賜死○右議政閔黯以咸以完事
請對判義禁柳命賢訓將李義徵請對本府設鞫罪人李時
檜韓重爀崔格刑各一次不服康晩泰刑三度承服○四月
一日備忘記頃日賓廳日次乃國忌而汲汲請對閔黯果以咸
以完事陳達仍請囚推纔過一日禁堂請對張大獄情昔之
囚推今爲鞫獄昔之定罪今爲極刑一口二言使三木囊頭
之罪囚充滿金吾轉相告引輒稱面質面質纔了幾盡請刑
若此不已主家及一邊人其得免栲掠竄殛之科者鮮矣其
愚弄君父魚肉搢紳之狀極爲痛駭參鞫大臣以下并削奪
官爵門外黜送閔黯及禁府堂上并絶島安置咸以完希功

告密萬〻慟惋嚴刑五次減死島配韓重爀李時棹康晄秦
崔格等減死遣配其餘并放未拿來者并置之○承旨玉堂
并罷職西所衛將黃耳命假承旨差下金夢臣尹德駿李寅
燁玉堂除授命集一金時傑李寅炳柳尚載兩司除授○訓
將李義徵代申汝哲御將黃徵代尹阯完除授領議政權大運代南九萬
吏判李古逸代柳尚運兵判睦昌明代徐文重刑判閔乾道代尹阯善工判
申翼相吏參朴泰尚除授○金壽興趙師錫金壽恒并復官
金鎮龜金鎮圭金鎮瑞金萬球李彦綱爲先放送○趙嗣基
拿鞫嚴問○閔黯大靜柳命賢黑山島李義徵臣淸島鄭維岳珍島睦林
一南海絶島安置當日押送○南龍翼復官金錫胄李師命復
官籍産還給○故判府事閔鼎重復官賜祭故奉朝賀宋時
烈復官賜祭○閔黯閔章道李義徵吳始復睦昌明郭翰國

李樟并拿鞫嚴問○康陵參奉柳緯漢極遐冨等定配○倫忘
記廢人不可全無恩禮移處別宮於蕭宮守直致廩參酌舉行
○營救嗣基人金德遠陝州付處李玄逸洪原遠竄閔宗道追奪
○柳命天江津極遐安置張希載明川遠竄○洪致祥復官○中
殿閔氏復位張氏府爲禧嬪傳曰移處別宮命下之後使人
致問則辭意悽惋悔心殊切令人感動予今日之心亦故仁
宣二君之心也更命入處于西宮景福堂供奉如法而入宮
時用屋轎揔管及軍門執杖差倫導從事斯速擇日以入傳
曰十二日拘忌不至大段以此日入宮事舉行傳曰其除伸
救者論以逆律之旨傳曰驪陽府院君閔維重海豐府夫人
恩城府夫人豊昌府夫人并復爵号傳曰既復府院君爵号
又命倫輦輿儀仗者其意豈偶然哉其令禮官消吉舉行十二

日午時前妃乘屋轎前後射燈分承旨摠府兵曹孔曹堂郎俱以黑團領陪從、曜金門入闕禮曹啓冊禮
都監堂郎急速差出事依啓備忘記當此有枉必伸之日既
知其冤則宜有哀矜寬恕之道貴人金氏特復爵號備忘記
邦運回泰中壼復位民無二主古今通誼其收張氏王后重
綬因賜嬉嬪舊爵以為世子不庥定省之禮傳曰玉山府院
君府夫人爵號教旨并收聚燒火傳曰前頭冊禮時例有告
廟頒教之舉而即今復壼位及庥置事其在有事則告之道
不可不先告令該曹舉行而告廟文中以莫察忠言誤疑良
佐等意措辭事分付傳曰自明日大小諸臣中宮殿依例肅
拜而馬牌內旨等事為先舉行冊禮都監都提調南九萬提
調尹趾善申翼相郎廳金夢臣洪受瀗任道三李翼年俞任
重沈廷彥金欽傳曰廢妃玉寶將下本院撞碎埋置十三日政

院啓壼位陞黜是何等大事而不令大臣親承朝廷各議遽
下一紙備忘於政院此豈大聖人處變慎審之道哉亟召大
臣宰臣及三司諸臣會議朝堂務得至當之故傳曰茲事莫
大草草舉行之說果為得宜依啓事舉行禮曹啓今四月二
十三日中宮殿誕日陳賀時應行節目磨鍊舉行何如允開
城留守書目今四月十六日酉時地震十七日領議政南九
萬所啓政院之啓甚是失當己巳年嬉嬪將陞壼位之時則
為其時朝臣者以禮經爭執可也及夫名號已定毋儀一國
則凡為臣子皆已事之以國母矣到今又有還降之舉其在
臣子之心與己巳何異以臣子常禮言之亦當以死爭之而
但今日之事與己巳差別者中宮殿既以當初正后再復位
號而又爭嬉嬪之降號則難免一國二尊之嫌此今日臣子

所以既以復位爲慶且以降號爲戚惝怳難狀而亦不敢有
所陳白者也今若欲使諸臣會議以定則是子而議母臣而
議君祇見其欲重而反輕欲當而反失非但臣子之所不敢
爲亦恐非殿下所當詢於諸臣者也上曰當初政院啓辭本
意元非更欲可否是非之謂也以廟堂不得親承傳教之故
欲重事體也大臣陳達如此勿爲會議可也備忘記追惟已
已之事不覺忸怩于中莫察悃愊抉摘語言還至恩禮衰而
幽鬱莫伸予常平心徐究怳然覺悟寤寐輾轉積有年所然
則今日溲界綸音重正壼位寔出於天理之公而賴宗社之
默佑也前頭教文以此意明白措辭閏五月十八日冊禮成告
廟頒教陳賀告廟文古我先后有憂宗祏親擇塞淵綆休宗
室重翟五輅六禮咸秩含章淑問十載配極禮非有間情或

未暴莫察忠言誤疑良佐自從庥置每省已過人心抑鬱天
意悔禍疑亡悔萠蔽去明在亟舉縟儀復立位號彝章再叙
壼位如故此豈人爲宗社默佑尊無二主禮豈并后宜其退
讓因舊爵號式薦明禋用茲虔告修撰洪受漚製頒赦文天道必復
邦運屬維新之期坤位重升宗祧迓無疆之休肆敭大號誕
告多方永惟眇躬叨守丕緒災纏中壼悲翟儀之早虛卜吽
名門喜鳳飛之元吉王妃閔氏徽音克嗣懿範孔彰褫簪珥
之飾而屢進箴規涖葛覃之勤而漸形風教祗承兩殿常持
愉惋之家與更三年并兼易戚之節間者之事耎焉在懷莫
察忠言初因微細而貽戚自疎良佐亶由寡昧之失啚遂致
恩禮之中衰盖嘗悔恨之內積奧從私第之退乾靡愆素履
之淵貞雖幽鬱而未伸終無怨尤之意逮音問之始接乃聞

悽惋之辭固感悟之已深豈遷改之或靳十行昭揚咸曰彝禮之載修六官驚忻不啻慈母之復覩殆天所啓非予有私乃於本月（六月）初一日丁酉授冊寶復位縟儀既成舊章倫舉資始資生而品物遂道彌光於慎承治內治外而庶績凝化愈隆於協贊方布更始之政宜推蕩旧之仁於戲日月并明遐通普敢於臨照雷雨作解鉅細咸囿於發生予言宗出於數心輿情可慰於顒望（大提學朴泰尚製進）○南九萬所啓今此嬉嬪降號乃因中殿復位其與以罪而見黜者不同而政院啓辭有壺位陞黜之語若曰陞降則或可而其云陞黜大非其宗至敬至嚴之地措語失當推考何如允○金萬重延最績復官○趙嗣基刑十次結案正刑○宋時烈金壽恒閔鼎重按律首發全臣遠竄請對諸人削黜○合啓己巳庥妃之際身

為大臣袖手旁觀職在三司阿意愼旨半日廷請暫時伏閤終敢於應文塞責汲汲奉行如恐不及宗錄考出之請有若應行之典貽禍後嗣之語謄諸播告之文其時相臣權大運睦來善極邊安置大提學閔黯絕島圍置三司睦昌明李元齡裵正徽鄭善鳴權珪金澍成瓘沈撥沈季良并極邊遠竄依啓大運（南海）來善（河東）安置昌明（翔州）元齡（蔚山）正徽（富寧）善鳴（鍾城）珪（康津）澍（江界）撥（龍城）季良（龍川）元齡○左議政朴世采右議政尹趾完尹趾完初筵陳達咸以完所告諸囚不可不按問中宮復位自上一朝覺悟斷然行之光明正大如日月之更若如康晩泰所言此何等事渠敢畜之又敢於何所上為之政家始金春澤等羣不逞窩結幽伏詭称畜復壺位以累梁士大夫黯偵得起大獄欲羅織箄肉之上覺之又鞫黯而盡釋諸囚趾

完聞曰此輩以黷故而不一鋤治其爲聖明之著何如入而
奏于上出而語首相按治首相以貸希載死春澤等嫉南相
喉鄉生姜敏著投疏逐之不能究竟尹趾完碑文○朴世采劄子
進別單啓劄四本一曰廣主德姑以宮闈言之大分既正而
新旧變革之後抑或有不能自安者矣左右僕從雖已斂戢
而其間或不無反側不靖之徒矣苟能於居重処輕而開導
安護之禮遇恩數量加優厚使微者亦得以畏罪革面以之
無他閨門之内〻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女謁不行則
此殿下処宮闈之仁也二曰尊國體自甲寅至于今朝著四
變初則起於宗班代奠之日次則起於戚里當朝之時皆有
源委矣至於己巳之事殿下固憂儲嗣之深切今日之舉特
察中宮之冤痛獨斷於宸衷者而乃有閭巷金貨之言傳說

訛誤久而不止至矜於獄端以殿下掩百王超前代之盛德
猶若有所未盡而朝中之搢紳大夫泩〻或被其疑誣究厥
所本蓋亦有由至于今日世道益卑唯得是求側微陋劣之
徒莫不生心於富貴祖宗數百年國體邦禁蕩然無存而殿
下亦不能建極而臨莅之使得以各售其私是以當甲寅則
惟其時一番諸臣是崇是長及其末也每多以誅戮行於股
肱大臣一聽所爲遂成世讎今雖爲之昭雪慰諭其何益於
家中枯骨郎伏願深懲既往一反前爲焉三曰愼人心己巳
之事雖非出於在下者而舉國人心亦必皆於未揆蓋以
當時將相非他人而乃獨與所爲戚里甚密故也其他曲折
雖不臆料而罪名之重矜於變局之後如所謂魚肉搢紳固
已大矣聖教所及諺札與獄中相遺者前後符合首從如此

厥罪攸同此又中外人心所以扼腕思奮必欲致法而後已
雖以向來大臣為國深思長慮有不必訊而於戚屬之議終
未允於物情金諫儒臣論卞較量不啻如角立相爭而又乃
陳達宥釋終不以其故而深斥之蓋見廟堂忠慮有非常情
所及要為國家之大計而其於是非之際所以扶人心重公
論者如此則其他人心之不安可知也坤聖復位之日朝士
大夫以至深山窮谷率皆歡欣鼓舞而乃有重宰位司馬者
亟欲唱義上章以言之又有候伺諸臣啓請會議其所謂上
章所謂會議是將何所故宿耶其謂不可訊問者今已嚴問
取款罪人斯得而至於司馬候伺亦不宜但已幸命有司論
其得失為以情勢輕重而處之則人心國勢自有安頓矣四
曰消朋黨今之朋黨則百有餘年之內根蔕既固反復沈痼

以子孫言則至于曾玄以朋類言則至于族鄰以人數言則
幾半一國以賢否言則皆有文章才能苟欲同以為邪則將
舉其一倘而不用同以為正則將舉其一倘而盡用之此則
彼退用彼則此退如歷寧元豐之黨不至於靖康北還則不
止蓋皇極之道主於好惡其正可好其邪可惡好惡同則
邪正益明矣然主邪正則隨其或邪或正而將舉倘而黜陟
之主皇極則將就彼邊陝其正就此邊黜其邪黜陟止於一
人而其黨自如同趨於寅協之域以近事言之其情不同而
其於害國則同蓋甲寅清濁老少是以分而敗者也向來諸
臣是又合而敗者也其分也非有賢邪之甚懸特以論議互
激而然其合也非惟無黨之可言者特以祿位同保而然今
亦未知其如何出協也苟其所謂老少清濁出於一時新造

之勢今恐不至於轉盛而惟東西大分各經屠殺之境警怨
日深不思相救務皆一黜則一入誓不與之同朝而共仕今
無他術惟在殿下益臻建極之道使在廷臣鄰則而象之庶
盡交儕之方凡諸前後得罪之臣苟非謀逆大辟之屬則宜
降明旨示以悔悟之意庶幾上下幽明之間誠意感通其他
諸臣亦皆以類而推之策礪奬進俱得其理作為大誥詳道
其源流得失昭示中外進之以爵賞礪之以罪罰持之以歲
月則安有不羣化而恒從者外臣自少時竊慕李文成之調
創今且老死適逢聖際茲敢冒死而陳之○咸以完閔黯閔
章道張希載等推鞫以完招閔黯出一小紙使渠依此為之
章道招以為一依以完所言書出崔山海在旁叅見云倫忘
記黯之父子與希載親密之狀國人之所共知一日希載諱

札偶然現發其書曰往見閔某則其言如此如此其所設計
極為凶慘予尋常痛惋必欲明正其罪有此邪問渠何敢牢
諱守張希載拿鞫南九萬所啓希載之罪既為自上所知則
似更無得情之事且是王世子至親論以八議之法逆加刑
訊殊甚未安上曰所達如此勘罪可也又所啓閔黯之罪與
希載相連時未吐宗似當鞫問而曾經大官且法文八十不
加訊鞫以衆証定罪議貴議老似不必更加刑訊況其事之
明白出於聖明親見其札則亦不待衆証而可定者上曰不
無所見勿為訊問〻郎金時傑疏鞫獄之設已經旬日一向
紓緩不得要領臣所未解者三尹愔之所與通札者閔章道
金元燮所援引者李三達金海成而尚不逮問以相叅覈成
虎彬屢舉金元燮之名緊招張萬春之事而不一盤問李義

徵出給銀貨李簹既已直招而終不逮問義徵凡此數欵俱係緊要徐文重或使勿書或威喝告者以杖拄口使不得畢其說密囑郎官近上用刑欲罪人之速斃者皆文重之為也觀其意殆若有所庇護而惟欲徑斃在囚兩人以了其案者然豈不異哉謀陷坤宮之人何等凶逆而置之兩間任其高卧此亦文重所主張而至於遣人問候以通慇懃供辭文字指揮刪潤外言喧籍皆以為前所未有云云罷職希載以領相收訊濟州減死圍籬安置　閔黯府啓其造言諸節畢露於希載取服之招面質之招乃以出銀交結之說出於黯口黯天奪其魄不問自吐有以其時前中宮不惜貨財金貴人亦多智不惜財深得宮中之歡心等語納供於更招之時雖以此言諉之於既死之其侄宗道而以為希載諺書中舉其

父子者似因此事云云特命賜死咸以完刑　次閔章道刑三次不服　成虎彬杖斃尹憘六次不服李成夔一次不服李時棹二次不服　李義徵賜死　睦來善職在大臣做出不敬不恭之說指教奉命之臣請達於前席（申孚載）云云（合啓）上曰頃年李胤德疏有二敬王后在天之靈之語來善肆然陳達曰王后用在天二字可怪為臣子使不用在天二字於國母予嘗慟惋其無將之心嚴鞫処斷因大臣議減死（康津薪智島）栫棘　吳始壽追奪○盧以益推鞫敢引秘史誣辱聖祖（前疏）罪供曰尹夏濟（鐫子）曝曬史庫之後誣及聖祖之語騰播中外果與尹夏濟遇於京邸問答之語十分明白故拈出於語意陳其梗概○（二十八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復享文廟幼學辛相東楊州進士朴洵相繼疏請議大臣特命復

享○復保社勳備忘記庚申獄事逆節昭著已已為權奸所欺終至翻案予甚悔恨誨大臣命復金錫胄等五人勳號追錄六人勿論（復勳堂上申琓）○李玄逸拿問府啓洪原遠竄罪人李玄逸中宮殿下出処私第之日投進一疏有曰不愼壼彝自絶于天又曰謹其糾禁其所為言若是陰秘請拿問勘罪依啓○前郡守宋基泰疏進其父時烈遺疏及孝廟御札三幅上答曰三幅御札獲手擎讀不覺涕泗沾襟當記載汗青昭示萬禩獨對說話亦宜投進

乙亥

二十一年三月教曰予讀史至岳武穆事不覺曠世相感特為合享於永柔縣諸葛武侯廟以樹百代之風聲

丙子

二十二年張希載奴業同等拿鞫伏法正月姜五章投疏告世子外家埋置凶穢兵判申汝哲奴應先號牌墜之墓傍上親鞫應先受刑九次不服死命以重賞購得作変人適有告者更設鞫蓋張家墓奴輩言希載奴業同裹粮出來留墓所自言數日後當有変怪其日果得埋凶之物按獄大臣南九萬柳尚運等以為不可以疑事成獄上命放業同等因三司力請更鞫業同受刑就服蓋希載家自作木人自埋其墓使人誘致應先於酒家乘醉竊其號牌欲先殺汝哲去其兵權仍為綱打西人之計李弘渤（義徵子）宰主其謀云弘渤杖斃其餘伏法頒教○吏判崔錫鼎上疏請通庶孽曰庶孽防塞本非古制創自中葉右代言徐選倡贊成姜希孟繼之（徐選請庶孽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希孟註之曰所謂子孫子〻孫〻云）百餘年間禁錮成份宣廟朝先正臣李珥始祈納米許通之論自是許赴文武官而清要諸職格而不許仁廟朝臣祖鳴吉請通庶孽訖下廟堂定為事

目以　後許要而不許清稟定臣祖秉銓時以所謂許要
即三曹郎官及各司等官啓請蒙允後三數人注擬郎官後
又不行今過六十年矣天之生才貴賤非甫殊也中朝及前
朝所無之法我朝獨行之許多人中豈無才俊之士而枯項
黃馘并死於蓬戶之下如宋翼弼之學術終於布衣辛喜季
之文章禹敬錫柳時蓄之才諝俱局於末官下邑而止可勝
惜哉登科人係先朝定制授三曹各司而有吏才者畀以州
郡出倫拔萃者不在此限除納米之法段許通之名則羣情
胥悅和氣自臻矣趙重峯上疏宣廟曰臣竊見皇朝作人之
路甚廣如孫繼皋葵師之子而今為修撰成憲又頭之子而
今為編修此皇朝所以立賢無方也昔三國雖小所以各能
保邦者以其用人無間也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將恐忠志

之士起於草萊而有妨時政謀瘠庶孽之科至于我朝謀國
大臣秪為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及千萬世失人之憂并與改
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今如遠慕成湯近法中朝變
通有術期於得人則隆古之治庶望於數十年之後矣宋尤
菴曰鄭道傳其母宗私婢而乃為大提學庶孽防限非祖宗
之制臣嘗陳於榻前則殿下亦歎旧制之陝隘矣○十月上
及中殿世子及嬪宮詣宗廟行展謁禮殿下立位於廟戶外
之東西向王世子立位於殿下位之西南北向中殿拜位於
廟戶外之西東向嬪宮拜位於中殿位之東南北向殿下王
世子翼善冠衮龍袍出還宮時鼓吹陳而不作殿下王世子
改具冕服入廟庭行四拜禮中殿嬪宮加首飾具翟衣尚宮
前導陛自西階至立位尚宮導殿下世子陛自阼階至立位

中殿殯宮行四拜禮訖尚宮導殿下世子八小次導中殿世子殯還齋殿左右通禮導殿下還俞宮殿下世子改具翼善冠衮龍袍還宮內殿廟見自此始

丁丑 二十三年三月上幸淑徽公主家行臨吊禮上自幕次步進几筵前南面坐主人以下列庭下四拜訖禮房承旨唱主人上通禮引主人升自東階上西向跪通禮唱哭上憑几哭近侍以下皆助哀通禮唱止哭近侍哭止上乃止哭百官奉慰問安後命近侍皆出

戊寅 二十四年賓廳次對更定以初五初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爲日次三次則原任大臣亦令入參○十二月因申奎疏追上端宗大王位號見端宗記

己卯 二十五年改藥淵堂爲集慶堂命崔錫鼎製記上誕降于此堂辛酉嘉禮于此堂至是世子經痘疫于此堂中殿以合此慶命名之義陳情乃易堂名曰集慶命左相製記以進賜鹿皮○淮陽府使俞信一殺人拿推死獄中先是信一以北道赴舉生李友白犯前導棍打隕命信一就囚抵言友白之死由於染癘行查兩道乃得杖斃狀大臣三司皆以檢驗未備爭之上判曰殺人者死三尺至嚴我國償命之律獨不行於士夫今信一棍打渠既自服友白死在辜限內今乃拘於檢驗之未備有所輕重則死者幽冥之冤何由得雪若使信一生出獄門是無法之國罷疾逆承旨趙泰采李廷謙信一竟瘐死○罷增廣榜竊科人李聖輝等絶嗣爲奴是秋以端宗復位慶設增廣取韓世良等三十四人是冬正言李坦其時臺監啓曰恭榜之人或有製表而以賦得中者或有呈卷甚早而編

次最後者至有差備官與下人符同用奸乃有擬皮封冒姓名之弊云請令該曹收聚登科人試卷究覈処置因備句啓招問李坦則言李聖輝之製表人多目見而以賦得中魚有鳳試卷入於三露而入格及至拆榜則非有鳳乃宋晟云云禮曹啓禮刑禁府堂上齊會試卷朱草考見則宋晟試券三露字號筆跡與四露筆跡不同落幅中二成填號之策與宋晟三露之文中頭一段及救弊四五行差異而全編雷同云云刑判李彥綱上疏臣待罪京兆也庶尹金麟至投示科製草本臣與佐貳郎僚同坐取見而其中穀腹絲身一句臣心病其文字之不雅昨見入格試券則穀腹絲身一句不在其中既見可疑之端請下攸司憑覈事府啓今番覆試有一試券文甚拙惡而試官吳道一獨自偏護尹弘离每欲把筆批

打則道一手掩其券使不得下筆及其勢窘又誘弘离曰君有欲為之文亦宜取之弘离猶不聽而道一獨取之及其拆榜即道一私密人俞世基也請道一罷職不叙依啓○李聖輝宋晟差備官吳錫夏洪受禹憲府書吏閔時俊吳錫夏廳直鄭愼億等拿囚舉子李秀哲朴弼渭弼父泰晦李道徵金麟至沈益昌李世楨外場人鄭維錫舉子俞世基試官趙大壽差備官金戩次芬被囚此外朝士及舉子書吏軍卒之干連被囚者亦多○諸囚招辭吳碩夏供出榜之夜憲吏閔時俊指小燭入坐房內曰曾前科舉及第多出吾手雖或介覺罪不過徒三年突出皮封櫃初場皮封四條即為拔去之後受禹曰吾在外時朴弼渭李秀哲李聖輝恳囑故果為出給云洪受禹供朴泰晦來見曰吾子方入覆試必為頋見厥後又曰吳碩夏及矣身已

圖差〻倫臨場當送憲吏須與碩夏相議領見云其夜憲吏
持入格字置簿來到碩夏本為朴泰晦沈益昌謀議入場者
謂矣身曰憲吏如以弼渭事來沈益昌及朴弼渭同為領見
矣身不能牢拒則憲吏與愼億抽出皮封四丈而三張則給
於李聖輝李秀哲朴弼渭一張給沈益昌益昌不用故愼億
給於李道徵云時俊供大同而皮封二張封彌官挾置褥下
之說碩夏終始發明愼億則供亦大同銀貨分等事箇〻直
招李秀哲所送皮封金泰明持去傳給銀二十兩金麟至処
所送皮封由門隙出給於金奴假羅將英立而所送銀子一
封元不分食又曰初場翌日曉權繼昌招給科制四句使傳
于趙修撰如厠路終場後繼昌又給小紙又使納于趙修撰
如厠路修撰廳直言成川初場次下終場別置云故所送皮

封還推出給金麟至矣捕廳推問時一一納招而不為載錄
云金戩供俞進士文頭書納于趙修撰及吳泰判初場則見
屈出榜時問碩夏則曰俞券吳泰判與諸試官相爭僅入次
上韓配周則已落云李聖輝則舍表製賦只待任洞之為證
而任洞以未及目覩納供李秀哲則校同官廳直金明泰皮
封傳給事承款朴弼渭則洪受禹招內其所用奸專出於其
父泰晦云而父子同往纛所事愼億亦為承款（纛所在礼曹墻外故擬封人等聚會于此相通用奸）宋晟則碩夏招內三露筆跡非渠所書云而探
知試券立落言封彌官書吏金時興事書員薛昌益承款得
皮封一張給宋晟而晟來待於棘場外事金時興亦為承款
金麟至則碩夏招內一秋筆跡非渠所書云而順億出給皮
封試券各一張使渠傳於羅將英立而三更後還為裹送傳

於順億事辛亨馥亦為承款李道徵則易書〻吏金壽江招
內所撥皮封書給云而榜出後依順億所言朱草改書及皮
封浮去改書九天事道徵亦自承款沈益昌則碩夏招內率
入順億事益昌勸之云而皮封不受還送事益昌亦為承款
而順億所供則以為終場三落姑未能知若或入格則事將
現露故所送皮封碩夏使權緇昌急〻還推用之於金麟至
處云而文頭書納於趙修撰之說諸人亦皆納招李世楨則
羅將白芿同招內外場文字渠自私通云而兩場代述事鄭
維錫亦自服俞世基則世基果書一致德中（一致字号德中世基之字）四
字給於順億使傳於趙修撰事金戩及趙大壽皆承歡　禁
府照律沈益昌則用與不用似有區別除刑推減死（郭山）遠配
李世楨鄭維錫俞世基　趙大壽（宣川）金戩　邊遠充軍洪錫

輔　柳近　鄭勗先　以其奴子代入場屋軍士事徒年李
濟　以易書相通事徒三年其餘干連人論罪有差權是經
尹以道以禁府堂上推問罪人時試官私情一款既分於罪
人之口而不錄於原情事削奪○辛巳親臨錄囚時李礩以
干連試官獄（灵光）定配羅弘佐（龍川）柳重起（義州）以捕大將科獄罪
人推問時試官私情一款刪去不錄事覺之後又為隱諱事
極邊充軍（從事官四人徒三年）李秀儁（呂州）徒配（干連甚第秀哲獄事）洪既濟放送
（以礼郎窮科人試券偽造踏印之際印信符同出給事因金啓被囚）○李聖輝不為承服洪受
禹等不盡吐案皆受刑十餘次至壬午特命配处絕島為奴
永勿亂論於赦典（金啓歷月爭執）宋晟（濟州）李聖輝（羅州智島）吳碩夏（大靜）洪
受禹（巨濟）金麟至（順防天踏）李秀哲（東津古今島）李道徵（興陽鹿島）朴泰晦（珍島）
鄭順億（黑山島）閔時俊（弦義）朴弼渭（珍島）為奴定配（聖輝參判選子秀哲判書秀彥）

弟弼渭左相世采孫晟判書呂弟猜至判書徽孫道徵嶺南人○修撰尹星駿上疏論救吳道一而臺臣崔重泰李東彥黃一夏相繼疏斥○壬午八月忠州幼學崔世鑑疏今春謁聖之後一國喧藉皆以為一榜俱是考官之私親洪禹瑞之於洪受憲趙道彬之於趙泰采任堅之於李畬皆三寸親也李縡之於李晩成洪受憲閔鎮厚皆三寸親也金萬謹即李思永之壻也韓永祚即金鎮龜鎮圭之四寸也洪萬迪亦權世恒之四寸也李海朝之於金鎮龜閔鎮厚皆姻婭也俱以考官之至親全據一榜無考官親嫌者惟李喜泰一人云向者李鼎命之為柑科柳鳳輝之參庭試不過一人之得參而羣議譁然以至拔榜至如此科皆是考官之私親而為殿下耳目者不敢以聞將使主上孤立於上權勢盡移於下云云命還給府啓請嚴鞫依允刑曹

辛巳

啓進士朴斗山供頃在謁聖時正草用奸之語諠藉於打印之際試取不公之說狼藉於合考之時及其出榜也一榜果皆考官之至親唱名臚傳大小考官盡趨於後陪之列侍中班行一時皆空咫尺天顏所見何如也今番之事甚於盜科矣身既知此疏之必不可無故果為搆疏以給世鑑矣世鑑刑十六度供朴斗山搆草而韓配周俞命咸李世珎皆以為好故果為呈疏云崔世鑑長興朴斗山梁山流三千里定配○因憲府啓議大臣罷文科榜

二十七年立啓聖祠顯宗戊申因儒生申應澄疏啓聖廟待年舉行事定奪矣見上庚辰崔錫鼎啓國有太學尊祀先祀以門弟儒賢從享事理當然而至於泝而上之設立啓聖廟似無意義請議大臣儒生領府事南九萬議啓聖廟之議始於

宋末諸儒威於皇朝諸臣（宋濂方孝孺程敏政）成於嘉靖張孚敬之請
建千萬世之後因尊祀孔子之義推及於叔梁紇又因叔梁
紇之祀曾點顏路孔鯉之外又推及於不知名字之孟孫氏
又以其例推及於程朱之父又引其例推及於周張之父有
若臣僚之受爵於朝追贈其祖者然其在崇德報功之義無
乃有欲尊而反卑之嫌耶右議政申琓議非梁紇之請祀既
因其啓聖之功則顏曾思孟之享於殿上而顏路曾點孔鯉
之祀於廊廡推以不先父食之義殊極未安故有此別享之
議者宗出於義理無拂於禮意而至於推而廣之於周程張
朱之父曾不在祀典之人而一體并祀則未知其果合於義
理也（他大臣僉臣之議有異同）今則惟當遵中國之典禮追先王之成命
量度而处之耳獨吏曹叅議權尚夏議蓋此事既據皇朝令

典且有先王成命至於臣師宋時烈宋浚吉或以為名正理
得或以為增重儒學到今朝論非之臣何敢更有可否上曰
頃見右相收議正符予意依右相議施行至是建啓聖祠奉
安各國公孔氏曲阜侯顏氏兗燕侯曾氏泗水侯孔氏邾國
公孟孫氏位版祭品則依明時通書編所載啓聖位帛一羊
一豕一爵三酌位各帛一爵三猪肉二今羊豕則從啓聖公
同用而器品則從酌位與十哲從享儀享官則以國子三品
官定送奉安時大成殿告由祝惟我宣聖萬世之師有傳有
受道統昭垂肆酌四聖享祀孔殿既極崇奉寧忽推源今茲
立祠從周之義洎吉舉禮敬該神位學惟三賢曾酌于廡祠
版新改埋安厥舊薦此洞酌用伸虔告五賢奉安祝齊國公
萬生大聖道冠百王惟源溯本功德茂章今奉新廟以迓先

事是安是享格我誠意曲阜侯早遊聖門首蒙誘掖又誕復
聖益顯功德昔從廡享今配新廟是禋是祀儀文罙耀萊蕪
侯舍瑟言志式蒙聖與誕我宗聖功德罙著昔祀于廡今配
啓聖俎豆有光享祀益永泗水侯過庭詩禮家業有傳復誕
述聖克紹乃先今由廡享新廟于配俎豆千秋祖孫一體邾
國公魯邦世族聖人之後誕生亞聖賴有傳受式闡崇奉以
報功德俎豆配食新廟有恤○三月海州首陽山立清聖祠
賜額海州儒生疏言山名首陽洞號兄弟故立祠享夷齊仍
請賜額上以想像遺風宗有曠世之感特許之御筆賜額及
跋揭之○八月中宮殿昇遐依五禮儀行礼曹判書跪請成
服之禮○定國恤中私家行祭變制之制除國葬前禁葬之
伪崔錫鼎言禮記曾子問君服中私喪變除孔子以除服不

當過時荅之而疏說以行祭於君服除後誤解之五禮儀有
卒哭前大中小祀停廢之文而此乃國家祀典非指士大夫
家祭祀也以義理言之國恤中士夫家時祀可廢而忌墓祭
猶可略行練祥虞卒是喪中之祭俱我國士夫居家無服君
喪之事而仍服過限之私喪不合於禮宜自朝家定制使之
依禮經行祭而除服也且禮曰葬先輕而後重大夫士庶葬
期各有月數亦宜使營葬并從之○十月嬉嬪張氏賜死九
月備忘記大行王妃遘疾二載嬉嬪非但一不起居不曰中
殿而必稱閔氏又曰閔氏宗妖人非特此也潛設神堂於就
善堂之西每與一二婢僕屏人祈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罪人張希載亟正邦刑備忘記張氏罪已彰著若不早為善
処則他日之慮有難形喻宗出於為國家也為世子也張氏

死馬鼠鮒魚各七二介入送而聞韓尚宮與淋伊同埋於通
明大造殿淑英招內淑正入送之物雪香埋於通明殿池邊
及階下所埋之物乃角氏馬鼠之類又埋於庭中磚石下時
渠與雪香同往見之大造殿則韓宮獨往見之時英招內就
善堂靈寢事淑英注淑正家造作各色衣以來所祝之詭禧
嬪性而祝之曰中殿何時昇遐而何時為中殿云渠與雪香
同祝而禧嬪復伝事亦與淋正同祝於太子房神祀時丑生
招內渠設饌以進於禧嬪則禧嬪親自祝手即殺閔中殿事
祝願而太子房神堂設希載妾常主張神祀時巫女持弓矢
亂射四方曰吾當殺閔中殿云而渠與希載妾及時英亦為
祝手五女招內與大水賜韓尚宮及希載妾頻行神祀以殺
今中殿禧嬪復為中殿事祝願而向今中殿以弓矢射之而

在傍諸人一齊祝手曰禧嬪願復為中殿云而亦與韓尚宮
及希載妾暗祝於房中者亦禮招內巫女五禮自称為王神
之妾已亥生乃吾子孫也內庫當冥佑移給已亥生云太子
房神堂排設之言則禧嬪復為中宮使道指希載妾放還為
大將云而又於設祀時五禮持弓矢亂射曰吾當殺閔氏云
而渠則擊缶同參哲生招內以大水賜之故雪香時英注巫
家出給之物專為主管而五禮所祝時大上典及希載妾果
為同參等并承服凶刑以鞫廳議啓李壽長貞伊以太子房
巫女之子與女因其直招獄情始露而凶逆之狀嚴訊之後
始乃承告烈伊陰凶情逆雖不發覺而并以神堂衣服移置
其家信月順禮以淑正婢子隨參於神祀之時并移送刑曹
勘斷傳曰淑正等咀呪事承款之後角氏崔鼠骨未等物得

於大造殿東邊寢室之內而凶穢之物掘得於通明殿庭除
亦多矣○十月初八日倫忘記禧嬉張氏疾怨內殿潛圖謀害
設神堂於內外日夜祈祝埋凶穢於二闕不啻狼藉情節盡
露神人共憤此而置之得志他日則國家之憂寔難形喻觀
於前史可不畏歟今予為宗祀為世子為此不得已之舉豈
樂為哉張氏依前倫忘記使之自盡判府使徐文重右議政
申琓判義禁李畬請對以全恩之說累次陳達上曰粵在丙
子怪變連結不絕今又凶逆益甚終至於謀害國母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予在時尚如此他日內外樹黨之後國家之禍
必至非常今若不決則今日入侍諸臣必思予言而有悔焉
耳若無他日之慮則為世子情事豈待卿等之言而有所參
酌乎終不許諸大臣亦多以全恩陳疏者特命自盡於宮中

而自盡後世子舉哀朝廷奉慰戶禮官進去以生時品秩從
尊治喪令該曹卜擇善地以葬○教自今不得以嬪御登后
妃着為國典○張希載業同正刑李鳳徵安置李命世李台
佐姜世龜遠竄朴萬鼎朴涎南九萬柳尚運付處徐瑱等極
邊定配希載問遺人等削板希載結案甲戌四月更招與閔
黯父子親密之狀國人所共知往見閔黯則其言如此如此
又言其中一人有欲告變云故果有謗書內達之事云判府
內既有謀害國母之罪又有欺君父起誣獄之惡以此已著
二罪照律五月更推庚午年間中宮殿退處私第與貴人出
銀交結掖庭之說聞於閔黯父子及宗道處以謗書流入宮
中至登睿覽謀害國母的寔罪業同結案丙子三月初九日
女上典言今十四五日間延曙山所當有龐災之變汝宜出

去看守云故出注十五日掘得木物来納木童佛木劒者二
枚長木尼一箇第三次就拿時女上曲饋酒言曰汝若援引
以萬則吾家當盡滅慎勿援引預知十五日之事亦勿發口
云云造木人事賜死李大將之子宗為謀主向王世子作变
於延曙墓所同情的宗罪李鳳徵於中殿成服後上疏以為
大行王妃以痰腫經歲彌留遽爾禮陟翟儀遂空又曰禧嬪
既配體於六年之久則今者為大行持制比後宮似有差殊
而混以斧衰朞磨鍊則是與諸後宮無異也臣曾以節目供
奉講定陳疏則今此獻議亦一義也臺啓殯禮甫訖投進凶
疏創禮外之新說欲嘗試於今日況其疏中了無一字悲痛
句語而下一空字其意尤為叵測至於痰腫二字中外諸醫
莫究症源而鳳徵有何別樣聞見的斷其症耶及今呪魁之

獄逆節狼籍則其先機冒發欲為預遮之狀與知凶謀之迹
透露無餘請絶島（濟州）圍置○李命世則出位陳達語意悖理
乃以己巳事比擬於今日至於且見其不是事云者語逼神
聖畧無顧忌極邊（康津）遠竄○李台佐以疎樸狂戇可尚等語
疎救命世請削黜特命（善山）遠竄○姜世龜（前參判）則院啓伏見
世龜疏本則其曰雷霆之威未已朝野之惑滋甚隱然以今
日獄事敗之於疑信之域其曰吾君於天倫之重宗社之託
亦不之顧者疑殿下以不當疑之地末又引曹魏子毋庶之
事而結之曰不謂此事乃見於聖世有若即今真有不忍言
之舉其言愈惡其意愈凶此言一播視聽駭惑請遠竄（洪原）○
朴萬鼎（輔德）朴涎（校理）甲戌以後相繼投疏或以為別立所処之
宮號稍尊供奉之儀節或以為并后常制安可膠守至請別

立名號終使鳳徵之疏假托服制復提供奉之前說請中道
萬鼎陰城 陡鴻山 付処○南九萬合啓歷事累朝尊位三事而私意
偏著於禍福邪心背馳於義理強引議親之法假托深長之
慮至如希載伏法禧嬪不安禧嬪不安世子不安世子不安
宗社不安等語全出於翼蔽希載妖惑君父之計遂至希載
妻孥倘援晏在京輦致令聖母飲恨於冥〻之中究其原頭
莫非九萬之罪云〻中道 牙山 付処○柳尚運合啓業同盡獄
案前古所未聞凶情已綻於業同之口而尚運輩掩蔽天聰
幻弄獄情諸賊或有輸情則先遮其根本必露之端證下出
於累招則輒主援引勿問之議汲〻請對挺身營救終至全
釋業同徑罷鞫廳昵〻祝謝至稱感激之深噫惡〻之性人
所同賦尚運之至誠救解豈其本性然哉蓋出於傾他日禍

福之機為一身長遠之計而凶盡餘手又出於希載之家卒
乃釀成今日之禍論以春秋之義安得不以尚運為罪首也
至於甲戌希載之貸死果出自己之倡論則挨過八年何無
一言必於聖母禮陟之初強引已久之儒疏猝甬露章隱然
自當故揚深慮之說顯有要覬之迹請遠竄 稷山 中道付処 南柳
之啓李益壽徐文裕趙相愚徐宗泰等皆立異 大諫李益壽以事雖失着心則炳然
等語陳疏伸救諫官俞命雄魚史徽尹弘离尹憲柱黃一夏
等引避持平金尚稷啓曰大諫疏云〻夫希載之罪邦家所
難容而遽甬請貸丙子之獄輿情所共憤而終不嚴覈雖諉
之為國家慮而其失刑緩獄之罪固難得以免矣若於其時
舉正王法盡得獄情使凶徒散落奸計沮消則必無日後難
処之憂所謂深長慮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而不此之憂過自

家貸至今凶謀逆節潛滋暗長以至今日之盡變而極焉則當日誤事之大臣又安得無罪乎執此以觀則曲護周遮之態有不能自掩其心之彰〻無他孰得而信之云〻請遞○希載族屬張天漢天綱天翩天翮大維聖維文維泰維斗維億基等極邊定配○禮曹啓禧嬪喪世子服制議大臣以緦服施行又啓觀此李益壽疏世子親臨此喪揆以理勢事體不可輕議朝家既令戶曹官治喪則宮僚職是勸講管攝喪事亦未知合於事例葬地分付觀蒙監各別申飭俾無未盡之歎其葬時世子一次親臨因文學俞彥維等疏左右相以為不可領相以為可命用領相議○合啓尹趾完當殿下明彝倫正名位之初首以禮遇供奉之論抵書首相繼又提出私書中搢語至於陳章上徹噫母事一人國無二尊而僭逼

名位之議首發於俱瞻之地舉國公議久而愈激請罷職不久○東平君杭賜死閔彥良正刑于連人等論罪有差十一月鞫廳罪人者斤阿只（希載妻因業同招拿問）受刑二次後稱以問目外有可言事鞫廳稟旨捧招〻曰淑媛生元子後崇善夫人與東平因淑正（希載妻東平婢）通書闕內事又曰淑正三寸叔姪安汝益世楨與張天漢金泰潤（德遠孫）鄭彬（閔顯妻嫂）及朴姓人（弘陽妹夫）聚會淑正家有謀議事又曰希載自濟州抵書尹廷錫兄弟言及龐災事者斤阿只汝益世楨天漢彬杖斃廷錫之子順命援引吳始復使趙時炅來問禧嬪服制與否世楨又引閔彥良彥良又引李宇謙權重經○杭原情後鞫廳以下請對請按律上曰杭之罪狀皆已昭著而拷掠決不可為特為賜死傳旨者斤阿只招內淑媛生子已已定號之後以世子母

當為中宮之意封書使淑正送于希載以侍于淑媛其辭有曰我朝亦有故事以此為法則聖德益冗萬民皆悅云而凡干舉行之事自東平家指揮云希載招內東平書札自淑正家每〻入送闕中必因淑正傳書者不欲令人知之已已後每干舉行之事每使淑正往問崇善家云渠以貴近之宗寅緣淑正締結希載潛通書札謀齊國母論其罪惡合施邦刑只以親〻之恩參爵賜死杭母申氏（崇善妻）則因臺啓與其子同惡情節既已介露於希載夫妻之招凶逆之狀不啻狼藉追削封爵○尹順命結案正刑順命招內希載今秋書札事段此女必欲殺我漏洩淑正龐災闕內之事汝須禁斷云此女即者斤阿只而闕內龐災事上年七月間淑正結生薑頭潛入闕內與雪香同謀為之今年正月間且設神祀於水標

橋家而向中殿行不道之祈禱云者斤阿只言淑正方有闕內龐災之事龐災冊及龐災之具如鷄卵形者三介自濟州來淑正持此入去闕內而龐災冊非但自濟州來淑正家自有如斗大三件云往問于淑正則曰以禧嬪分付上年九月入去闕中留七箇日即今中殿症患如此若於此時祈禱以害則禧嬪自當復位以此方經營云丙子木人事段其時往李弘渤家則弘渤言吾欲與金以萬方燦等造木人書世子年甲埋置於張家墓所又得申大將奴子号牌落置墓旁則自上驚動必以西人所為疑之豈不好成乎云〻闕內龐災不道祈禱既已與聞向王世子埋凶時亦為參謀的案閔彥良結案处斬彥良招內國恤後儕友皆謂當為請復上疏故招趙時華探問禧嬪喪制與否欲以脈制輕重探知自上待

禧嬪之如何將為上疏亦欲隨參而必使時華探問者時華兄弟與宦者陸後立養子二人及盧尚宮相親故也戊辰十月閔章道因希載妾嫡三寸姪安世楨等交結希載方圖援局而禧嬪以打破其母所乘轎深怨西人以此締結希載圖事而其時之事無不與知又因章道所言注見李參判宇鼎備言事狀而章道亦親往通報於安山云偵伺宮禁密探脈制締結奸凶自相謀議假托上言矯誣疑亂俱係不道的案籍沒家產因府啓閔黯緣坐籍沒（判義禁李會以黯既非承脈正刑而歲月且久疏請訊大臣左相李世白訊請學籍也）柳命堅（參判）命天（判書）命賢（判書）則府啓命天兄弟向來凶亂之謀無不陰主以至今日彥良之招而與黯輩和應同事之迹透露無餘絕島遠竄○吳始復則知義禁金昌集言始復於成脈之前既已探問脈制又有有聞來報之

言其為情節極涉叵測彥良之言雖不可盡信而其曰交結宦者每以膳物鷹連給於養子趙哥其交通陰逕罪不容誅上曰情跡比重經顯著減死絕島圍置（院啓請按律不允）○權重經則（參議）鞠廳諸臣言重經國恤初主張疏論之說累出於彥良之招情節之絕痛果如聖教而第身在草土既非參疏之人且其上疏終無所成則便是屋下私談且彥良之言多有錯亂亦不可信一向究問不得端緒而至於殞命則恐乖明慎之道上曰陞位上疏自中通同之論則雖在草土豈不知之乎全無所聞之說殊極巧詐累次刑訊蓋以此也疏事未成既難明覈而轉相告引收殺未易減死絕島安置○金泰潤則右相申琓啓游正家聚會之說終無顯發而丙子之事殊甚可疑故至於四次刑訊矣同義禁李光廸曰丙子埋凶時

燦是琓輩持來獅牌請製祭文則預知之迹有難自掩而一
向嚴刑終至於死則恐有乖於明慎矣上曰減死遠配院啓請絶
島圍墓不允○睦林一參判沈檀參判則院啓與始復聚會依幕謀訌
疏事之說出於彥良之招陰秘情節不啻狼藉請極邊遠竄
○吳道一判書則院啓陞位上疏西人中吳道一亦為激成等
語緊出於彥良前後之招噫仙寢未冷國有巨創而怨國不
逞之徒幸其不幸陰圖不敢圖之事論其將心人得以誅頌
此道一用意詭譎持身肆悖自知不家於明時蓋嘗陰結於
凶黨今於陞位疏之論忍為慫恿之說激勸因測之計其為
情節萬〻痛惋請遠竄不允後憲府以道一為大憲時疏護輩同盡獄請與南柳一体勘罪配林
後配長城尹德駿星駿尹行敎朴泰昌等疏救之○李彥綱則因府啓今此鞫獄希
載妻之招有與前判書李彥綱家連信不絶等語又傾命之

招有彥綱婢子置希載家上房之說身居卿班不能自勵致
令交通賊家之說迭介於諸賊之口削職○金春澤因府啓
罪人順命招有金春澤交奸希載妻之說暗黠之事固難卞
覈而以春澤年少士子為世指目下流所処衆惡皆敢前後
妖賊之口姓名輒登如此之人不可無懲礪之舉遠地定配
○趙時華時昊邊遠定配○幼學朴奎瑞疏大行王妃於殿
下有齊體之重而已其於春宮及今日臣子果有異於漢文
之長陵乎此義至嚴此理甚明殿下果能斷然行之而已春
宮則涕泣傷痛而已羣臣則不敢不奉承而已処変之道寧
有他哉向使殿下用諸臣言遂寢成命禍変之機生於所忽
萬一有上體不安之慮則三司大臣何以償其罪也云〻臣
即古直臣朴誾之孫也○幼學任敞疏畧意中宮為嫡母禧

嬪為私親則遭此罔極之変尤有所罔極者獨我世子情勢慘然也為今日殿下之道所當罪其罪法其法而十分慰諭以安世子罔極之勢情為今日臣子之道亦當奉承聖教以申討復之大義繼以慰安世子之說至誠陳戒則君臣上下各得其宜今也不然必曰禧嬪不治然後可以慰安世子之心若以世子之心恝然於正母之被弑而偏護私親者然其跡雖似獻忠於世子而其案未免為故世子於不是之地也又曰要一時之專局幸國家之不幸者如此之輩決非士君子之用心而何殿下信之深而用之專也此已已之禍所以作也至於丙子之変謂之長遠慮必欲掩護者大臣而大臣之言納之者誰也既於已已而副其謀又於丙子而掩其罪故其奸謀凶計少無懲戢畢竟使至聖之元妃不保天年則

古人所謂我雖不殺由我而死者殿下於今日豈無是心哉又曰禧嬪之弑中宮何等大変而不為之告宗廟而頒臣民乎又曰咀呪之變〻之暗昧者故地愈遠則聞之者愈失其真歳愈久則疑之者愈失其偽目今嶺儒柳沆聞之誤而至於疑〻之甚而至於投疏則臣未知八域之内如柳沆之聞之誤者凡幾人疑之甚者亦幾人數月之内猶尚如此況於數年之後乎修撰李坦啓曰任敝為名者投一怪疏以殿下処分猶以為未盡胡辞乱說全無顧籍之意其撰試上意眩惑人心之狀極有痛惋宜罪其人以杜後弊上曰云〻定配可也○十二月移御慶德宮○姜世龜疏畧曰宮闈間事身処數百里外空山樵牧之社道聽塗說非所可擬処分之得失臣非敢言也祇以王世子所遭情理伏而思之不覺撫膺

矣幼冲玉質湯火燒心雖使百神扶持日復一日積憂增悸
寧能保其常性乎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
彼孺子者不是我骨肉相屬而必如此者天理之不自不能
已也若在久子之親當作何如懷也今者王世子纔堪宗廟
事之齡是乃匍匐之孺子也今之席地啼號之痛矣當將入
井之迫也殿下於此尚不動心則揆之天理不其乖哉自古
帝王家變生宮庭不能善處卒致亂亡者非一臣固知殿下
念茲在茲曲爲世子地慰斯勤斯慰安保護一國臣民亦知
其意所在十行絲綸四方傳誦恃而不恐然而雷霆之威未
已朝野之惑猶甚假令日後事有不可知者國人皆將曰吾
君於天倫之重宗社之托亦不之顧焉何有於羣黎百姓乎
殿下雖日降德音日行仁政民就信之此誠億兆人心離合

去就之一大機也可不慎哉此言發於憂國至誠願爲世子
死者非直爲王世子至性言足聽聞也宗爲殿下克全聖德
毋作他日之悔耳臣每讀史至魏主叡子毋鹿之說爲之掩
卷惻然不謂此事乃見於聖世以殿下堯舜之聖爲國家萬
世大計豈居曾氏下哉臣年七十餘日無幾非要後福有所
希冀臣四世五朝受恩深重願一言而死以報先王於地下
耳

二十八年正月上幸明陵世子及百官皆衰服陪祭左相李
世白言高陽之於楊州殘盛相懸高陽八陵是當楊州十陵
減○十月冊金氏爲王妃

二十九年正月傳曰崔錫鼎貢犯雖重被謫經年特爲放釋

壬午

癸未

甲申

○崔錫鼎為領議政正言金普澤疏曰崔錫鼎之於南九萬
即古所謂傳法沙門付処未幾逆令放還放還不足又從而
重卜未知殿下何所取於護逆之大臣耶又曰頃瞻黃麻珩
帝維新回望明陵松栢淒涼○六月歷臨武安王廟考宣廟
故事定再拜禮○七月仁顯王后再朞王世子心制議大臣
以二十七月為限○十二月命行延礽君冠禮于瑤華堂賓
以正二品贊以從二品徐文重訒王子冠禮不行於私第而
行於大內之非李畬議大明集禮親王冠則禮部太常官為
賓贊太常之非卿決矣上更命行於通化門內東月廊賓以
從二品贊以從三品
三十年三月行大明毅宗烈皇帝享禮今歲崇禎殉社之田
甲命設壇禁苑遙祭毅皇上又欲為神宗顯皇帝建廟下教

乙酉

曰我國之得有今日莫非神皇恩德厚澤深恩無地酬報予
心感激切矣邢玠楊鎬亦有祠宇而尚無為神皇建廟之事
先正臣宋時烈亦有此議而欲以斥和三臣從享廟庭此事
何如議大臣儒臣設壇于宮城北名曰大報歲祀神皇
三十一年二月益山人蘓德罷上疏請上尊號答云云昨年
金鎮龜有此陳稟而竟不許即書予懷于小紙矣封下御詩
曰否德承丕基于今廿九稔歲連痒稼穡民屢奪糊餠國事
其維棘天災日又甚休提稱慶說但有夙宵凜王世子三疏
陳請王子疏請公卿陳請終不許○十月藥房問安答曰予
之火疝向衰益痼五六年間頓覺肌膚日鑠其勢必漸至隻
枯也若不遵依祖宗故事閒居調養則案有難言之憂予有
此志固已久矣至於今日益決矣於是大臣率百官伏閤請

丙戌

對力爭不許十二月又入對力請反汗上曰今者此舉宗出於萬不獲已昨今上自輔弼下至軍民耆老至誠陳請豈無感動之意乎賑民方急不得不勉從王世子三疏陳恳答曰爾之情事不可不念纔已勉從矣翌日王世子率百官陳賀

三十二年六月忠清道儒生林溥等上疏首言招延尹拯曰曰殿下即祚多年未有斯男一國臣民誠切祀禖皇天眷顧祖宗默佑晩慶元嗣冲年儲位而粤自誕生之後一種陰邪之徒隱有不利之心及至辛巳謀害東宮之說昏於罪人尹牲之招其時鞠廳拔去四字敢諸乱招掩匿不達此誠何意斯言一出遐通騰藉傳播之說果不虛謬則安知謀害於始者不為肆兇於終也掩匿於前者不為竊昏於後也繼之以任敞之悖疏再入朴奎瑞之凶書又進崔重泰之陰慝金鎮

圭之慢蔑前唱後和罔有斯極大倫大義已至於掃地凶心凶疏潛極於滔天云云政院措辭入啓傳曰此疏用意無狀隱有不利之心云者尤極凶險疏頭林溥定配此疏還給○右議政金昌集待命後上疏曰林溥疏所謂尹牲人當時尹愼命也順命訊問時以為希載謗書中盛言其妻奸惡之狀仍謂其妻與金春澤等相奸交通西人必欲謀害我身渠若殺我則於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不禁斷云云此不過希載憤嫉其妻之辭無關於獄事肯緊故問鄭不曾一一載錄宗非有意拔之也同義禁柳之發一日自外入來言外間有言罔測之言昏於罪人之口而鞠廳不問委官以下聞而驚駭以為必仍愼命之言有此訛傳所聞如此則不可不一番審問翌日使愼命悉討昨日所言而竟無彷

彿於外間所云者其間事狀不過如此辛巳委官李世白判
義禁李畬知事金昌集同知李光廸柳之發各自疏下（攷異林疏
意在禍老論老論皆曰設鞫究問洞覈虛罔然後吾輩可以
寡迹於朝端免禍於他日至云少論若不鞫問是毆老論於
危禍也於是持平鄭拭啓請設鞫上從之當初辛巳之獄死
囚尹順命希載外弟也臨當徒案取招大言曰矣身之前後
納招皆聽金春澤所送患春澤教我如是納供可無死而有
利今又殺我耶按事者不錄其事又有流言順命招有渠若
殺我於世子亦豈好耶其間問郎呂必重等初不
載錄又有凶言邪於罪人之口而鞫廳畫而不問）林溥鞫問
時其時問郎亦為拿鞫（六月）林溥刑一次不服七月朴泰春（問郎
泰淳弟）姜履祥施威次承服呂必重刑第十八度承服溥招所
謂不利之心誘以敞奎瑞之疏以為初無不利之心後豈有
如許之疏謀害四字則聞於呂必重云必重履相謂謀害四
字初無所聞〻之者只是不好二字為供刑推後變不好為
亦害又變亦害為謀害及李聖肇供出而又以為履相自謂

聞謀害之言於渠故無他證左邪明無路始乃承款而猶不
能自信云履相（忠州）必重（安州）定配俞彥明李聖肇削職林溥黑
山島減死定配金春澤洛州定配○九月（十七日）李潛上疏往
在戊辰元良誕降宗萬世无疆之休宋時烈之以儒自名者
乃有姑徐〻之言何也其或好權之甚故見賣於人而不自
覺其同敗於爛熳乎坤位既復之後則國無異辭咸仰不吝
之聖德乃有一春澤者敢自以為功公肆玷污於日月之更
聖明雖貸螻蟻之命國人皆曰可殺希載之妻爵忝命婦年
及醜老則春澤之必與之奸淫而注來綢繆者為其色夭艷
而然耶抑果有他意耶希載妻誰書所供雖未知何等臣子
所不敢聞者而亂臣賊子窮凶不道意向叵測路人所知則
其時在朝諸臣無一人論及於流言斯得之大刑者殿下之

國可謂有忠臣乎自此以後假托名義之說以爲諸宰之羅者踵起而爭果有一分願藉於春宮乎張氏賜盡諸張絶族而猶曰名義云爾者是其心將甚恨於何地耶今春澤之黨不顧宗社之重隱然與春宮角立至所謂市恩徼福等語出而悖逆極矣人臣不可以市徼爲心而苟有喜事之臣有市徼之心則不於吾君之子將於何求之哉不有愈於危殿下之子而市徼於乳賊乎其曰爲春宮願死者未必皆周公之忠其曰假名義而不顧春宮者亦未必皆出於高斯之奸而特其所遭異義不無亟人矣人之分耳臣聞去秋金鎮圭疏論進宴之非凶歲進宴誠如其言似出公心然而一時輿情不以爲是者豈無以哉辛巳之後春宮之所恃者惟聖明之一心而已經因極之夜処畏約之地適當千載之會親揚萬壽之觶則臣民之憂懼可氷釋乳賊之機謀可少沮而宗社之福祚可從此卜君子之論亦未必不與也必春澤之叔鎮圭賈勇務勝不顧分義果可謂之公論乎前冬傳位之教舉國臣民莫知聖慮之所在伏閤之日軍門之傳令京兆之甘結八道之行會連夜紛擾有若燃眉之急廹在瞬息軍校士庶充溢嚴密之地恰似古所謂兵陳者向使殿下不反汗旬月則離合之危機當從何起而果如愼命所云耶如愼命者殿下不以其兄之故累加寵擢至於卿月則在渠之道思改前愆報答聖德而遂與匪人結爲腹心敢以離合等語隱然恐動惑亂民志尚可謂殿下之臣乎敞圭瑞之徒又復闖邠其意欲奈何於春宮而春澤之黨掩遮周護之不暇獨使姜世龜之忠抱冤於窮荒者誰也護春宮者寓黜之黨春澤者

爵賞之豈殿下爰春宮不若愛乱賊而然哉大小符同疑乱
熒惑或流言駭惑動中外之心或凶疏互試亂名義之實或
案削罪人之招或書詬相臣之先至於兩台屏遷三劄久屈
骨骾孤忠竄死炎徼鴻冥高蹈反罹魚網有執其機者有助
其聲者有主其謀而固旋者要其敗則前後左右莫不向刃
於春宮而殿下猶未之覺耶林溥之疏案出宗社大計而喉
舌之臣專事壅蔽至於趙泰采之義同休戚者從前逆擊閔
鎮厚之戚聯肺腑者緇後請罪此皆蔽於私義自棄其身者
也林溥既以陳疏被拿而當時主獄諸臣終無請拿之舉是
鞠廳事體當然者耶春澤陰凶之謀既出於愼命之口則金
昌集之劄呂必重之招雖少有豈好（疑有落字）謀害之殊以究其大意
固無異同削不上案亦非一郎之所辨則覆慝欺蔽之狀昭

不可掩希載之妻一問卒斃亦甚可疑又曰春宮之於春澤
必無兩立之勢殿下若猶豫而不早為之地則春澤等之視
殿下亦何有哉其將以為薄於子而厚於父耶春澤不誅頤
命不竄則國之不亡未可知也○備忘記今觀李潛之疏盡
驅在廷諸臣於惡逆之科造意陰凶遣辭叵測決非一人之
所自為若不快施典刑嚴鞫得情則其流之禍必至於亡人
國而後已李潛即為親鞫〻時潛願告國家大事云解縛問
之則其所謂大事春澤交奸希載妻不忍聞之說潛半吐半
說受刑三次不服命更鞫林溥〻招謀害之說出於必重云
而必重之與其房胎紙札渠亦見之云林浣（溥兄）則聞於朴泰
春云林浣刑二次物故林溥刑七次物故履相施威次承服
必重一次不服朴泰春拿問履相等以為前招謀害之說出

於誣服必重以言根之人今以不問於愼命不傳於履相再
招三招明白納供履相本以傳聞於必重之人其所謂傳於
朴泰春者自敢捏造捏造傳播不出姜呂之外而必重西廳
耳語出於其口入於履相之耳似無證左可憑以顯於外面
者觀之林溥拿問時胎紙札所謂信姜臺過傳之說不信吾
言者可見其不言於溥之宗狀果使必重真聞其言於愼命
真傳其說於履相則有何顧藉於金春澤自初不為明白痛
言乃崎嶇說去如此哉（右相所啓）呂必重邊配姜履相極邊定配
朴泰春遠配林泓減死絕島定配

丁亥

三十三年時班疹之疾遍京外死亡無數全家沒死之類令
抄出施恤

己丑

三十五年正月尹拯拜右議政

庚寅

三十六年江原道量田

辛卯

三十七年三月奉朝賀南九萬卒九萬（字雲路号藥泉）南在之後起
寒素以材識清要薦選率常先於時望為人剛正好義自小
官以敢言名及居相位犯顏論事嘗曰士惟成就一箇是而
已以故於其所執定雖死生禍福立至於前無所顧疑也甲
戌以上相召始金春澤韓重赫等潛聚銀稱謀復廢妃閔黯
等調介鞠治之會上黜黯等召用舊臣或言此輩黯等所欲
殺何必為世充建德報仇九萬曰金清城後私徑一開覆轍
相尋不痛防之國必亡乃請治重赫等曰今日之舉若謂羣
不逞一分有力於其間其為聖德之累何如也鞠其虛宗快
正王誅為聖主解中外之惑疑為坤宮明復位之正大為士
大夫洗千古之羞辱是古人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

又言朝廷屢変黜陟靡常禍乱之作雖根於黨論翻覆之機或疑以他逕國家有千古盛舉而訛言先已流布臣於獄案得其情状所聚之貨盡故酒肉裘馬之費其非為復位行賂昭〻也又請稍疏黨人輕罪曰議者言治黨人不嚴畏其報復為他日地噫今日朝廷所當致力宜在於掃除偏私必期無他日可也今胡以他日為必有之事曰我則不為地耶上納之重赫竟栲死引年休致年八十三卒謚文忠希載貸死出於経法之外雖素慕公者莫不疑焉及有丁酉七月事而人始思公為不可及孟子所謂安社稷為悅公庶幾焉（崑崙集）

○六月命罷内司獄○秋築北漢城〻即百濟故都判府事李濡所建白也○引見大臣備堂議良役變通之策皆以戶布為言判府事趙相愚上劄曰戶布丁布口錢法甚均一可救當世之弊而第念帝王經國之道必因勢而利導緣法而為治民易趨令行之無弊大抵委國規模名分為重徵布納錢只及於平民不及於士族因循不変今已累百年今若泛論其弊則宗為偏重而不均徐究其宗則上下之尚能維持綱紀之猶不甚乱者未必不由於士族之無此役也顧今繩樞瓮牖朝徙暮遷者非無剝膚之怨蹙額之心鬱〻思亂終亦不敢動特以其所謂兩班叅錯其間故有所畏忌而然也況人心世道莫可收拾而乃反不量時勢猝剏新法或布或錢渾徵於曾前無役之士族則必將魚駭鳥散所在鼎沸有識之士猶可體國而間有強梗不率之徒詿誤百姓煽動一方則將無善後之策由是視之其得失利害果如何哉為今之計莫若申明舊制厘正雜役廣搜良丁之為愈也

壬辰　癸巳

三十八年設經理廳（堂郎各一）句管北漢軍務（英宗朝移屬總戎厅）○庭試取梁廷虎等十九人後因臺啓以私請吳遂元（道一子）李真伋（大成子）李獻英獻章（師尚子）拔去復而又削

三十九年上之即位四十年告廟稱慶陳賀頒赦二品以上會賓廳啓曰殿下盛德弘功不可彈舉若端宗復位坤位重正追神宗之恩體孝廟之志築壇享祀大義聞於天下請遵宣廟故事遂率百官庭請王世子兩王子相繼疏請許之上尊號曰顯義光倫睿聖英烈（尊号兵判趙崇采倡其說領相李濡繼白之金鎮圭李晚成諸臣皆立異於是主訟者為大黨駱黨立異者為花黨戰爭方始而遭辛壬之變遂合而殉國其時趙相愚亦疏論之）○上教曰近講禮記曾子問自君薨以下言吉事者解矣王禮儀參以古制有未盡欲一厘正者久矣未知復古制可乎仍用此禮可乎禮官稟処甲午領府事尹趾完議君臣服制既有朱子之疏仁廟大喪金集以此進劄而議者多難之事遂寢己亥臺閣館學陳請而李景奭等以為不便亦莫之行豈以古今異宜之故耶大司憲權尚夏議曰儀禮斬衰章經曰君傳曰君至尊也記曰方喪三年疏曰方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朱子君臣服議曰斬喪三年為父為君其服則布冠布衫加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裾麻腰絰首絰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以至庶人不以貴賤而有所增損也蓋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喪之之禮無有不同此萬世通行不易之制也周公著之於前朱子論之於後皎如日星自無可疑而國朝喪君之禮則既非喪服又非公服真所謂茅纏紙裹不成貌樣者也己亥大喪時臣師文正公宋時烈宋浚吉請依朱子說君臣同服衰服而其時大臣有力沮之者遂不

行先師嘗以為大恨矣今者聖上慨然於仍襲謬制欲復古
禮惟願聖主斷而行之為萬世遵行之典上教曰茲事自有
朱子定論斷然行之可也令禮官舉行

甲午 四十年三月久旱上於靜攝中躬自焚香默禱翌日雨下周
洽上喜甚下御制詩于海昌尉吳泰周曰春雨知時夜未已
乾坤惠澤物皆被病中民事何曾忘切願豐登自麥始聞湖
南穀船利泊洛州又詩曰千里南溟利涉難風高移粟亦間
關報來船舶皆無恙天意分明洛寡鰥

乙未 四十一年二月命戶曹鑄銅斗斛頒于八路其制倣華制底
闊口殺體小而高蓋防濫捧高凸之弊也

丙申 四十二年追奪尹拯父子官爵以事關斯文書示王世子時
以懷尼師生是非章疏紛沓泮儒吳命尹疏醜辱先正上前
已仍判府事李畬疏書入辛酉擬書及宋某所撰尹宣舉墓
文上下覽後教曰書中辭意果多操切墓文中元無辱及之
事一種云云自故奕宗又教曰昔年下教是在擬書墓文未
見之前今日处分正在擬書墓文既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
自明雖謂之有辭後世可也父師輕重之說今不可更提而
吳命尹誣辱等先正略無顧藉為先停舉因臺啓極邊定配
畿儒申球又疏言之入覽尹宣舉文集後因左相金昌集劄
命毀其文集板還收贈謚建院之命去其父子先正之稱又
因金普澤疏削父子官爵勿復稱拯以儒賢又答王世子代
理辭疏曰近日事处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
關斯文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又以書示
予意為題曰父師輕重之說曾有下教一自擬書墓文詳覽

丁酉

之後予深究義理是非大定可以有辭於後世矣爲子孫者須遵此意堅持勿撓可也（出於庚子御製刊行後）徐宗泰趙相愚上劄論不聽

四十三年五月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辛巳全羅道儒生崔雲翼等上疏曰金長生從祀之請自辛酉而迄于今粤自朱夫子集羣賢之大成明道學於萬世而先正臣李珥繼其統使吾道煥然於五百年之後蓋吾東方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而雖謂朱子後一人亦非過語金長生宗師李珥得其嫡傳則其淵源之正可知也以言乎稟賦則敦厚和粹之質不待矯揉嚴正確宗之資自然近道以言乎學問則以居敬窮理爲要以反躬力行爲主所讀之書則自小學家禮達之於四書六經所思之理則自日用事物究之於天人性命其爲工夫也銖累寸積人一已百而弗措其加敦篤也自幼至老造次顛沛而靡懈由是本源澄朗而無滓義理條暢而不礙卓然德成而道立矣其居家也事養喪祭一於禮而必盡其誠內外尊卑正其分而必篤其恩絕拜色紛華之娛無衽席幽隱之愧其從仕也不屑小官惟盡職分之當爲屢經字牧專務利澤之下究當昏朝改乱卷懷屏処守道全貞癸亥更化首膺徵召而猶堅難進易退之節抵書勳宰則惓惓於清源革弊之說至達天聰懷劄前席則恳恳帝王學問之道此皆救時之急先務格君之第一義也至於還鄉辭職疏陳萬言條列十三而出治之本爲治之務本末兼舉體用相貫平昔所以得之講學措諸經綸者至此畢攄而無隱矣然而道難偕時跡不安朝終未克展布所蘊賁成至治而愛君之

誠未嘗一飯而或忘憂國之念不以艱处而有間惟其拖負之未究厥施故專事訓誨以淑諸人是以及門之徒皆有成就而兩湖之間尤被薰炙在家庭則有孔門之伯魚傳衣鉢則有延平之晦菴雖其明體適用之學未見施於當時而紬泩用來之功庶有辭於永世矣論其著述則前之有程朱後之有滉珥天下古今之義理蓋無未明故金長生雖有經書辨疑近思釋疑不過畧干而止耳惟是禮書雖以朱子手段晚年工夫始及於此而功未及就托於勉齋蓋不能無遺憾矣惟金長生當衰暮者文之年獨能專精於此纂成喪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等書明白詳盡如指諸掌自委苍達於國朝公私吉凶常變儀節皆有所考揆允合天理一遵程朱人莫不尊信用翼聖經裨補世教此殆天相斯文假之壽考成此莫大之功以解朱子之遺恨也歟略舉梗槩無愧於前後從祀諸臣云〻謙大臣儒臣李世白申琓議金長生之學之功無愧於聖廡餕享之典權尚夏議臣師辛酉疏首邪從祀之論謹誦師說仰倫材擇尹拯善崔錫鼎南九萬柳尚運尹拯完等皆以難慎獻議○忠清道進士李喜鼎上疏金長生本以凡質生長大家假托禮說因竊虛譽世間有若是空〻然儒者耶其所謂平生事業只有兩件冊子一曰喪禮備要一卷一曰疑禮問解四卷又曰今日廟門一闢邪逕難防噫數間夫子之廟自此而殆無隙地矣喜鼎定配疏章還給朴明義以伸救喜鼎削職○館學儒生黃夏弼疏朴大復疏申錫華疏京畿進士金有萬疏嶺儒金克和疏館學儒生尹鳳朝疏并以慎重爲答○二月館學儒生趙謙彬等再疏

陳請荅曰先正道德予豈不知尚此留難盖出慎意而中外
章甫同辨合辭文廟餟食之請屢十年而而彌恳則公議所
在益可見矣特許所請令禮官亟舉縟儀焉至是從祀禮成
○上幸温泉登稷山靈沼亭（顯宗行幸時所建蓮亭）御製詩曰小池之
北有蓮亭追想當年涕自零瞻彌觀文增我感嗚呼聖德筆
難形○故大司憲李翔復官爵忠清道進士鄭泰章等上疏
訟翔之冤令庙堂稟処左相金昌集曰李翔之疏論淫獄豈
有他意而反為仇嫉者所文致以為翔生心於柳斗星之財
産終致瘦死獄中暴屍都市二子一奴及門生一人死於桁
楊之下甲戌改紀後筵臣（閔鎮厚）為翔伸辨柳尚運曰斗星於
翔為異姓六寸兄弟之子而又多同生斗星雖死其財産豈
皆於翔乎斗星之妹以誣毋事因朴泰淳啓辭推問而斗星

之妹以翔教誘納供鄉人莫不極口称冤云盖尚運嘗謫居
天安詳知物情故其言如此財産之說既皆虛罔則教誘一
款自在其中今當臨温有理獄之擧道内冤鬱莫先於此終
未伸雪則何以慰一道人心乎特命復官致祭○賛善權尚
夏来朝温宮○七月左議政李頤命獨對獻納朴聖輅論獨
對之非頤命上劄辞職荅曰獨對之事非今剏行卿顧謂承
宣同我随入則尤無所失矣○倫忘記五載沈綿之餘目疾
添重視物益昏酬應漸難國事可虞依國朝及唐時故事世
子聽政王世子再疏辞荅曰省疏具悉昨日批旨中訓戒之
言甫其式克欽承毋用更辞且近日事（見上）処分正而是非明
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關斯文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予志汝
遵莫之或撓○領府事尹趾完聞相臣獨對舁疾入京上疏

曰臣聞從教有及東宮者老臣不死乃聞此報心膽戰悼真
欲碎首丹墀而不可得惟我東宮睿質天成承事聖后至孝
無間歡侍服事之節臣僚多目擊而感泣者中遭變故無一
毫幾微形於外毓德三十年一國莫不延頸願死豈意今日
乃有此事自古衰末之世陰邪不逞之徒孽芽其間敗人家
國昔在甲戌大臣南九萬曲意提防竭誠調護誠以宗社安
危覃在於此今九萬已矣只有篤老垂死之一微臣而地望
輕微不能鎮伏人心言念及此心骨俱寒又曰獨對之舉上
下交失殿下安可以相臣爲私人相臣亦何可爲人主私臣
宜其中外驚惑國言喧嘩乞下明命使一國臣庶曉然知聖
心無間國本永固批旨未安又下倫忘敦召左相又下倫忘
今茲世子聽政遵依國朝故事而領中樞尹趾完以疾篤之

人汲汲入京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舉措既極異常
告君之辭亦不擇藪至於左揆則直以私臣一筆句斷驅之
於罔測之科是誠何心噫大臣獨對非今日之所創左揆所
遭果有一毫近於大臣之言者耶此等排軋之計反出耆老
大臣今日世道無復可爲寧不痛慨不可不明言顯斥政院
知悉尹趾完昏命還鄉時留疏曰九耋垂死之年乃以譏人
見疑將何顏目復立於世乎獨所恨者臣之所陳宗社至計
而略不省納乃反疑臣至此竊恐殿下此心終爲亡國根柢
願殿下捨置萬念惟以安固國本爲第一義答曰日昨批旨
中堅譏之教乃實際語耳其敢曰無挾雜之意乎噫伊日大
臣之匡救可實神明諸全之疏亦出憂愛則匡救之誠獨不
及於卿哉卿以白首之年甘心於壞乱朝廷予寮痛恨也○

判府事趙相愚上疏東宮聽政之教宗宗社臣民之慶正大
光明之舉竊怪殿下始則麾退承宣記注之臣而行獨對非
常之事旋復并進二三大臣密勿咨度一對二對至于三對
而外人之耳目愈疑惑矣正號位亦且三十年矣未嘗有一
毫過失聞於外者而卒有此未安之教抑何教也故相臣南
九萬憂之於甲戌崔錫鼎憂之於辛巳今也老成云亾其言
獨存殿下寧不却顧而深思之耶○八月初一日王世子出坐
時敏堂受百官朝叅禮曹上聽政儀処所以時敏堂坐向依
歷代及本朝前例西向初聽政時朝叅一次常叅間〻為之
羣臣拜禮依世宗朝所定一品以下再拜庭下世子不答惟
宗室伯叔及師傅先陞堂再拜世子答拜又以禮官所稟大
臣與師傅先陞堂再拜賓客朝賀時拜庭下書筵時依舊例

行之祭享依世宗朝所定宗廟山陵世子代行一依親祭例
而祝文則依攝行儀以謹遣書之賓廳日次大臣備堂入對
於時敏堂承旨翰注如例進叅春坊官并兼春秋政務依世
宗朝用人用兵刑人親斷其餘庶務皆取世子裁決凡上章
三司劄啓藩臣狀聞各司啓辭皆上東宮其中事係重大有
難自決者稟裁上前疏啓所諸論條中有用人用兵刑人等
事拈出別為書入凡內外大小官遞罷并為入啓兩銓除拜
大小官遞改禁府刑曹大辟処決及兵曹京外軍兵上番習
操歲抄宿衛遞代軍號省記宮都城門開閉等事並入啓出
入教令依世宗朝例自聽政日世子命令承政院主之下教
稱下令傳旨稱徽旨啓依允改以達依準啓辭稱達辭狀啓
稱狀達啓本稱申本啓目稱申目上疏稱上書百拜改以再

戊戌

拜凡文書入達舉行之事政院每月朔望抄錄啓聞朝賀等
儀注令禮曹憑據世宗朝所定參酌古今作爲新式儀仗及
宿衛比常時加數
四十四年二月世子嬪沈氏卒因禮曹啓大殿中殿服準家
禮及大典五服圖嫡婦大功世宗朝顯德王后喪兩殿服大
功世子服制古禮及國制皆爲不杖朞今則何以爲之傳曰
啓辭得宜并依爲之自上公除自成服日計九月而除○禮
曹佐郎成震齡上疏論喪制易月之非以公除爲始事之限
而服制則除於當盡之月議大臣後教曰我朝通喪定行古
禮一洗紕繆獨於朞功之服易月之制猶存誠爲欠闕今者
成震齡以微末郎官輒附執藝之義疏論喪禮意在復古其
言極是宗合予意今夫定禮宜從此喪始儀曹知委舉行○

己亥

三月姜嬪復位號見上
四十五年正月前直長李楫請依太祖朝故事亟令耆老所
引月禀行事特爲允許仍命宗錄考出考宗錄而無載錄處
復命停止延初君率諸宗上疏陳請答曰云〻太祖西樓書
諱之事載於沈喜壽耆老所先生案重修序文中且宣廟朝
去古未遠而晩年亦嘗擬待六旬之至追踵太祖故事則尤
爲明白而疏中併與太祖盛事而永泯於來世之云甚是依
前下教舉行又教曰太祖入耆社後几杖造入之事至今流
傳此一款令該曹禀処二月入耆所奉安御幀四月上出御
景賢堂受進宴王世子進第一爵領相金昌集進第二爵判府事李頤命進第三爵全城君混進第四爵錦平尉朴弼成進第五爵領敦寧金柱臣進第六爵吏判宋相錫進第七爵○二月持平金鎮商
疏論王世子私親改葬時望哭之非禮：曹草記仁章里舊墳

墓所破舊墳發引改葬時邸下與嬪宮當有三度望哭之節而
臺臣以爲昔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曰噫甚矣朞猶不
可哭而況改葬乎況王朝之禮與匹庶有異乎假若翼陵明
陵或有遷改之禮而邸下不能親隨廞衛則不過素服望哭
而已又何以加其禮乎有令該曹稟處之令矣聖人之訓非
指改葬則今此援據未知覦合既已仰稟大朝而蒙允今不
敢別生他意大臣議皆以該曹啓爲當鎮商又爲避嫌
四十六年正月以上壽六十告廟陳賀○六月初八日上昇遐
中殿教曰喪事大臣及東平尉臨昌君自內延初君主喪事
令付○院相取稟無批答○依五禮儀兵曹勅諸衛謹守內
外門及應宿衛之所凡干喪事報于議政府行移中外各供
其職停樂三年巷市五日卒哭前禁嫁娶禁屠宰○襲時首
冠用翼善冠五禮儀首冠註云即幅巾也金集議以爲幅巾
用於龍袍之上則不相稱云曾於己丑己亥甲
寅國恤時皆用翼善冠今亦依此舉行敢達令曰依○十二日行大斂時領相金昌集右
相李健命判府事李頤命金宇杭趙泰采禮判李觀命大憲
趙道彬大諫李宜顯校理洪廷弼輔德宋成明都承旨尹憲
柱承旨趙鳴鳳韓世良韓重熙柳重茂趙觀彬注書李重煜
柳應煜趙顯命史官李箕鎮申昉呂善良都監堂上鄭澔閔
鎮遠入參○十三日戌服王世子嗣位于崇政門陳賀頒赦○
君臣服制依甲午定奪一遵朱子服議○館學儒生尹志述
等上疏曰該曹服制節目其小小品節姑置勿論其大綱之
違朱子本旨者多矣己丑大喪時金集著爲一書隨劄以進
其曰前御雖即令無官名在仕籍而反與士人同爲白衣左
極未安請令預備衰服發引時服以入臨似合事宜節目中

承衰布襯衣不為磨鍊其失一也君臣之分至嚴雖同姓至
親不敢以私慽〻君今曰同異姓緦麻以上親云〻何可処
以有服之親異同於其間耶其失二也朱子議凡官長外曾
經侍從專奏事之官皆令受杖而今六曹參判參議漢城左
右尹政院三司雖其次官皆是侍從而得專奏事者或曾任
侍從及大將統制閫帥等任而專奏事并不許受杖其失三
也此猶節目間事而舉國臣民通行方喪之制此其大綱也
今訓鍊習讀奉事以下外方僉使萬戶權管別將各陵殿參
奉無肅拜付職外方監牧官等及前御堂下三品以下館學
儒生皆不受衰者何所據也禮曹申目議于院相及諸大臣
訓鍊習讀奉事邊將陵殿官前啣等一體以斬衰成服儒生
與朝官不無差別以生布衣麻帶成服○禮曹啓新受職人

追服與否議大臣儒臣領相議士庶既服布衣麻帶實與斬
衰無異初入仕者雖不受衰未見其為大段欠闕金榦議朱
子服議曰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蓋如此然後可以隨処
皆通無窒礙之患矣命依領相議施行○竄幼學趙重遇于
三水府以重遇疏請追崇私親故也○九月始立四賢祠癸
亥有先王成命至是因李箕重等疏亟令營建○館學掌議
尹志述捲堂後所懷洪惟我大行大王臨御四十年東土含
生沒世不能忘盛德至善嗚呼日月有時蕞塗將啓而曲阜
之履已遺昌歜之好莫進今日臣子之所可自欸其萬一者
惟在於發揮先大王平日之志事以垂一代貽燕之謨矣若
辛巳丙申事其処変之當道衛道之盡誠〻千萬古所未有
也今伏見判府事李頤命所撰進幽宮之誌於辛巳事則沒

而不書丙申事則微婉其辭使是非相混夫辛巳之變暗密
難測而先大王明於燭幾謹於防患快恢乾斷明施典章使
宮闈肅而輿情洩其処分之嚴正志慮之深遠求之簡冊亦
所罕見也若丙申事則變起師生而民彝日壞其流之害將
至於父子薄而君臣絶我先王聖學高明洞辨是非既明尹
極背師之罪繼又勉戒殿下無得或撓其淑人心正士趣之
意真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者也嗚呼我先大王既有此盛德
而今不可復見焉顧命乃於白首之年猶且顧瞻利害費盡
機巧忘先王隆孚之恩藉他日讒賊之口此豈人臣之所可
忍爲而及其公議譁然惧不可逃罪則敢以諱親之說作爲
義理有若殿下真有可諱之親而臣子自有當諱之義者然
噫嘻此何言也辛巳処分寔出先大王爲國家萬世慮而前

後章奏之批明示聖意者炳如日星則殿下不敢復以他意
存於淵衷道理當然嗚呼使先大王在於今日則相臣猶敢
以等語肆然於章牘之間哉其不忠無狀之罪又不可膳誅
矣伏願亟命他大臣改撰於其所不可不書者痛快說去則
我先王在天之靈亦可以少慰矣○惠愼王犯教于大臣曰
聖上平日酬應浩多至疹寢食敬事上天雖遇小小灾異恐
惧之中察春夏秋冬之候或雨雪愆期風日不和則無一時
弛慮日之陰晴風起何方必問諸内侍宮人國事民憂念〻
不忘常若不及勤勞爲祟致損聖壽至於喪葬諸具軫念經
費曾有措置祭究所造之銀當下尚方又倫前頭賑民别置
銀子三千七百餘兩今補國葬之費可減民弊衣襨似無不
足只待書示者倫納務遵平日省約之意又曰聖上勞勤國

事之餘甚嗜書史製述甚多可示朝廷者曾已讖藏乃命東
宮出示○王英明特達寛弘勤儉誠之之篤出於天性崇儒
重道好學不倦居常手不釋卷暮年猶開講筵經傳史書諸
子百家及東方文集無不講明涉獵凡一經覽平生不忘臨
文析理見解明透禮樂文物增光烈祖於皇上帝眷顧斯民
茫茫九州腥膻百年而箕封一域八條之教未衰當五百有
興之期篤生聖人錫之以聰明睿智之資洛之以強毅果斷
之勇使王成就從欲之治則將見挽回世道軼古昔先王之
業而不畀先王必得之壽俾斯世不得路大成之域者抑無
奈於氣數之屈伸而然耶然其建皇極之正明人倫之晦大
經大法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而深恩厚澤滲漉在
人者將千萬世而彌彰嗚呼盛矣 誌狀